

熊山大師玄号游集

十一

C40
4514
(138-A)

C40-4514

丁翁上座請大藏及百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穢微安塔院及府中未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出世鐵牛機雙蓮



B 64853

憨山大師夢遊集卷十

侍者福善目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較

序

刻方冊藏經序

萬曆丙戌秋逢觀大師密藏開公遠蹈東海訪清兮
那羅延堀具白重刻方冊大藏因緣方且訂盟兮堀
中爾時清以荷沍情淡心重狀諾豈不荷擔以洞門
未開荆榛未闢意將有待而狀也已而逢師西遊開
本二公從赴清涼以下居質疑兮晏室大士即蒙印
許以金色界未絕諸緣畢集越庚寅秋幻余本公問

夢異卷一
余來入海印出所刻棗柏大論若干卷示清乃焚香稽首再拜受之喜徹藏心泐香髮徧毛孔及讀諸大宰官長者居士緣起語備嬋始末字字真心信乎無不從此泐界流也且曰方冊類俗諦固以流通爲大方便第恐執梵筴而致疑者煩頻解之至詳且盡夫復何言嗟夫人情之惑久矣迷方者衆顧瓊數舉而不能悟一愚羽況大道乎嘗試論之始吾佛聖人說泐也以泐界無盡身雲偈性而演普門泐界修多羅塵說剝說熾狀說斯豈紙墨文字而可涯量見聞知覺而可流通者哉今所傳者特大小化身四十九季

三百餘會隨機施設方便泐門集之龍宮六通大士猶不能盡其名目量出少分釐爲三藏十二部廣布西覲流來東土者又貝多之一葉耳仅囑流通諸弘泐者隨方建立曲就機宐故曰或邊地語說四諦或隨俗語說四諦或現已身或現佗身或示已叟或示佗叟種種所行皆菩薩道觀夫雜藝所出諸善知識同具生身各各泐門無非毘盧遮那海印三昧神威所現故世諦語言歎生業等皆順正泐泐本無任遇緣卽宗至若水流風動盡演圓音鳥噪猿吟皆談不二翠竹真如黃鸞般若斯又豈區區藝梵可分紙繆

長短可較哉雖狀語固有之人情安可常習惑其希
睹復何怪哉稽令始也契書藝筴而梵策又以彼此
爲是非信乎是謂朝三也是以世尊利物妙在隨順
機空應以何身何法而得度者卽隨所應而度脫之
故順之則依逆之則違此常情耳今夫斯藏所詮乃
佛真法身一切衆生自性也悲夫人者沈酣衆苦稠
林昧之久矣故世尊自矢之曰我本立誓願欲令一
切衆如我等無異非此又何以見佛身了自性出苦
得樂住佛所任以適其願耶以此而度非隨順方便
又何以合諦信令人人由之而悟入耶況衆生有種

種欲種種好樂苟弘法者順其欲投其所好無不信
樂歡喜者今所化之機有四衆計緇白之分若牛緇
角而白毛能化之法若獨擅是則投緇而拒白其猶
取角而棄毛何其一體異視而示吾法之不廣也如
此欲令人人而得度復何望哉且真丹云多思惟思
惟多則惑重惑重則智輕智輕則根鈍舉皆是也何
以知其狀耶嘗試觀夫世智辯聰率多殉耳目陸沈
欲泥間有靈根個植負英傑之氣者大都發亏功名
忝此取彼卽般若內重又道不勝習奈之何躊躇生
歎良亦可痛況茲末法奉教例多俑人豈稟鈍根法

門所繫九鼎一絲外患內憂猶楚入郢悲夫悲夫當
是時也誠能力起而振救之若大師者斯刻之舉不
啻秦庭之哭真有倣軍拔幟之意其恢復沔界之圖
遠且大矣睹其金湯外護高深堅利若諸宰官居士
者豈非地涌之衆親受屨囑而來耶不狀何以勇健
如此故吾觀真諦真諦不有吾觀俗諦俗諦不無是
役也吾輩且息肩其猶庖人不能治庖尸祝將越尊
俎而代之也以彼易此兩其無卒哉雖狀勿謂無人
自顧所積何如耳香之大塊噫氣萬竅怒號由其聲
大而響齊故一唱而萬和同聲相應豈成虛語是知

斯藏之役將計日獻捷斯刻之功將浩劫而不窮直
使人人因之而見佛物物以之而明心睹沔界弓毫
端覲毘盧於當下斯可謂人天共仰真俗交歸隨順
方便之最上第一義諦廣大威惠沔門也或曰方冊
減敵將無慢沔之臯耶予曰性性濳狀般若圓明諸
流通者譬若分燈卽大地俱焚曾未擇薪而本火固
狀不增不減試將以此廣大沔炬徧周沙界窮未來
際燒盡闡提卽使衆生界空而本沔猶濳狀常住也
二公勉矣苒旌噀予小子慚愧形服以禪弓不張慧
劍不利怙弱不敵先登啟辭執鞭之遂

淨慧寺喬宗紹公請方冊大藏經序

達磨航海齒來由至五羊而入中國盧祖崛起新州
衣盃終止于曹溪般刺臂裏楞嚴房公筆授于制止
是則南海爲禪道佛泐根本地也夫何千季已來道
化不敷宛若佛未出世時不知三寤爲何物始予蒙
恩以逆緣來因開泐於青門一時緇白翁狀歸向
而泐性諸弟子率爲上晉不數年間教化大行信乎
若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也於時淨慧弟子喬宗
紹公發心結社效東林故吏專修淨業十餘季來如
一日也頃者公以教化未廣見聞不博願請大藏晉

利人天達予初歸曹溪公作禮拈香具白其衷予聞
而喜曰佛性之在人心如大地之水空谷之響此不
待別求本自有之雖狀水固本有必鑿而蒙潤響雖
無形必呼而後應又如貧子衣底之珠昧而不覺須
賴親釋指示使自披襟而得利益是則公之結社念
佛如鑿井之人今請大藏若指珠之親釋也若各得
利溼之益要在人拂襟解帶之間非公與之實公指
之耳如是屢轉無窮將見迦維之化周徧炎海之曠
較其功德豈可得而恩議耶

晉楞嚴經通議序

曼遊卷一
五
管楞嚴經者諸佛如來大總持門祕密心印統攝一
大藏教五時三乘聖凡真妄迷悟因果攝法無邊修
證邪正之階徑輪迴顛倒之情狀了於目前如觀掌
果可謂徹一心之原該萬法之致無尚此經之廣大
息備者如來以一大叟因緣出現世間捨此別無開
尊矣判教者局於一時一教豈非管闕蠡測哉自入
中土解者凡十餘家如會解之外近世緇白各出手
眼而弘通者非一披文釋義靡不叅詳精確發無餘
蘊又何俟蛇足哉但歷覽諸說有所未愜者獨理觀
未見會通故言句雖明而大旨未暢學者未免摸爲

之嘆余管居五臺冰雪中叅究向上以此經印證堅
凝正心以焰燭之豁狀有得及至東海枯坐三季偶
閱此經一夕於海濛空激雪月交光之際恍然大悟
忽身心世界當下平沈如空琴影落晝夜秉燭述懸
鏡一卷乃依一心三觀融會一經謂述悟不出一心
究竟不離三觀以捏大綱但以理觀爲主於文則略
如藝嚴法界之設意狂得義而言可忘也說者又以
文字爲障不能融入觀心猶以爲跛故予久有通議
醞籍胷中及投炎蒸雖波流瘴海而一念不忘者二
十餘年萬曆甲寅投老南岳寓靈湖之萬聖蘭若結

夏粵門人超逸侍予最久甘苦疾病患雖靡不同之
入室請益懸鏡俛發先心遂直筆成帙廣發一心三
觀之旨顯曰通議盍取春秋經世先王之法議而不
辨之意所謂議其條貫而通其大綱是於向上一路
實以爲贅其於初機之士可以飲海一滴而吞百川
之味也或曰佛不恩議法可得而議之耶曰不狀法
本離言而堅執邪見者非言不破佛說優波提舍名
爲論議以折邪慢之幢良以此經摧九界之邪鋒折
聖凡之執壘靡不畢見於廣長舌端種種堅壁一鏃
而破之直使智竭情枯降心歸順而後已以經盡發

其情苟不議明正令無由以淨法界之妖氛彰覺皇
之大化是可以文字目之哉得意遺言是在金剛正
眼

妙法蓮華經通義後序

予十九薙髮卽從無極先師聽華嚴玄談於法界圓
融宗旨諦信至海印三昧常住用恍然契悟遂歸心
法界之宗旣而聽法華經因聞此經純談實相乃不
知實相爲何物且謂若了實相則文字可略矣以此
懷疑甚切每叨副講終言狀也及北遊行脚凡叅者
宿必以如何是實相請益狀竟無有啓發者向以志

慕叅禪專心向上一路遂棄文字入五臺習枯禪方
究已躬下叟八季少有自信之地復之東海一日衆
請說法華經至方便品感佛恩深不覺痛哭流涕者
再於實相之旨恍然不疑猶於經文言未大透徹似
有礙眼無幾何乃因弘法上尊 聖怒遣戍雷陽逢
觀大師與予期禮贊溪乃先遲予於匡廬及香子罹
雖報初意其必歿乃對佛爲許誦蓮經百部祈庇予
南行過菟江師候別予於江上告以許經之故予丙
申三月至行間歲戊戌乃結法社於五羊青門壘壁
間集弟子數十輩諷誦法華以了苾願衆請講演至

現寶增品了朕如睹家中故物卽信此爲示佛知見
及至神力後八品古判爲流通予淺見其非也遂以
開示悟入四字判其全經後乃入佛知見也時會聽
者各各踊躍歡喜罷講請筆之因爲擊節遂以四字
通一經始終之旨法門間有許可者予以文遠義奧
恐初學雖窺越壬子歲粵弟子衆請益仍爲品節以
會其義明季各予赴南岳故人之請遂去粵至衡陽
止於靈湖之萬聖寺一二護法爲營安居於寺右落
成欲顏之未就夜夢一僧告予曰何不云曇華覺而
知有宿因也粵弟子通岸超逸二人相從先於甲寅

請述楞嚴通議莽成衆請就講演一周逸輩復請述
汰藝通義將會品節以通全經也予自念老朽無益
汰門儻一言有當嘉惠後學於入佛知見未必無助
於乙卯六月朔屬艸至八月朔閣筆但宗藝嚴始終
融之以理觀統一代時教而歸之性海以見吾佛出
世以大吏因緣之本懷其後六品判爲入佛知見雖
違古俗而理實有宗非敢妄談以信佛心則不必取
準於人也其文多率意矢口殊爲草略弟子性融乃
久踞汰壇者相與校覈三越月而成狀非敢爲妙契
佛心至於文字般若亦讚嘆持經之一端也智者苟

不以人廢言請虛懷以觀予有望於知言者

合刻汰藝文句記序

毘盧遮那證窮汰界踞菩提場說普焰汰界脩多羅
示佛境界佛知見地惟佛與佛乃能知之故劣根狂
座如盲如聾以是獨被上根攝機未盡因畱小化身
入娑婆界現老比丘八相成道與民同患五性周旋
三根普被故曰吾以一大吏因緣出現於世所謂欲
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故狀佛知見者以徹盡
汰界艸芥微塵無非成佛真體了無剩汰是爲諸汰
實相普合衆生知此見此同入平等汰性方稱如來

出世本懷嗟乎衆生垢重信之者希況入之乎是以靈山一會英傑之士猶費敲擊四十餘季至泐萼會上方信佛心始有歸家之分一一授記豈細吏哉及化身既急此泐獨存千季之下大教東來此經流傳三百餘季無能識者天台智者大師持此大經一日親見靈山一會儼狀未楸求證南岳岳曰此泐萼三昧也非子莫證非我莫識自是大師以三觀釋經於是九旬談妙故有玄義文句口授門人章安記之唐有荆溪釋籤以發其趣意指百界千如備彰諸泐實相之旨頓顯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泐無二亦無三

之說觀者了狀自信其於佛之知見躍狀而入得此開示無餘蘊矣卽以觀心而見佛心豈假外耶向以經記各刻學者智劣難於會通苟有會玄籤而畧句記義有未盡紹覺泐師通會一律草成未行智河行公淡悲末泐理觀之不明以覺公原稿合刻亏經使後之覽者理觀分明由觀以達諸泐實相悟佛知見其於入佛境界是猶乘萬派順流而入於海固無難矣但大師舊判經後八品爲流通分子少從講習卽有疑焉及任山多季偶爲學人演說至現寶增品恍悟示佛境界卽以此爲示佛知見因以開示悟入各

夢遊卷十
從品目則以後六品爲入佛知見此似與流通相左
諦觀所流通者佛知見也惟佛知見非觀不入不入
將何法以流通乎意益大師引而未發者也狀則言
似左而義實符學者苟不以入廢言了此則誠不敢
是今非古以啓謗泐之罪也居士顏廣瞻發心力荷
而刻之是與智公與先會合者皆智者之功臣如來
之遣使豈同靈山一會之人耶其泐施功德當與實
相等矣

重刻心經直說小引

棗柏謂無明十二緣生卽普光明智以是而觀則般
若無明覲體無二如乳之爲酥酪醍醐不從外得益
得醪爲轉變之力耳今觀自在修淡般若其功惟在
焰之一字而已以迷般若而爲五蘊由焰五蘊皆空
卽成般若則觀焰之用得非五蘊之醪歟以用之者
希故迷之者衆假而大地人人皆用則大地通成般
若普光明藏矣噫聖凡之分一念轉變之力豈細事
哉永爲楚南鄙其俗能敦詩書者則爲上至佛法則
從來未聞予隱南岳會叅知馮公守茲土邀予過遊
九疑一時諸子翕狀信向歸依予爲開示般若之旨
聳者躍狀如大夢覺豈非般若種子純熟遇緣而發

若時雨化門生陳某等刻而傳之四衆將爲諸人佛種之醉歟佛言驢乳不成醍醐特爲不信者言之耳

金剛波疑解序

般若真智爲衆生佛性種子各各具足而不知故我世尊特爲此吏出現世間而開示之欲令悟入以脫衆苦之縛良由衆生垢重初聞驚而不信以其出情之法不步名言息議而常情所執我法封部向以名言習氣濃厚動則隨語生解潛起意言分別是以隨說隨疑不能預悟離言之旨勞我世尊多方淘汰泐泐斷羣疑直使了達般若本智以爲成佛之真因以此

經爲入大聖之初門以拔二乘偏空之疑滯以實相真空爲宗以斷疑生信爲用空則空其所執之情信則信其本有之智以空故行無所住信則心無所疑不疑則的信自心與佛無二無二則生佛平等我法雙忘斯般若之玄門成佛之要訣也曷知從上佛祖教人了悟自心直到不疑之地自朕默與本智相應故六祖初聞無任生心一語當下頓斷歷劫之疑所以黃梅單以此經爲心印朕信爲入道之根疑乃害信之毒故此專以斷疑爲第一義也管西域無着菩薩入日光三昧上昇兜率請問彌勒爲說八十頌以

解其義無着以一十八住判一經之旨以授其弟天親天親依偈造論約斷二十七疑以釋最爲顯著既而長水作刊定記文頗浩汗初學之士似難領畧卒莫定其旨趣予蚤年誦習向未徹其源頃於鰲溪偶爲衆演說竊觀於意云何一語乃卽就空生隨聞其說隨起疑情處當下剝絕不容擬議搏量以破意言分別如宗門所謂截斷衆流直使纖疑淨盡方與本智相應耳亏是恍然了無剩法始知其疑不必拘其二十七則卽亏隨聞所起言外之計預揭於荷則本經文以爲破敵之具如此始終一貫直至情忘執讞

般若玄旨燦然若眠白黑矣門人如繹法性弟子超逸通炯各捐歆重刻以廣其施余因序其始末將冀見聞隨喜同悟般若之正因以爲歷劫金剛種子若夫得意忘言又在具正眼者凌不作區區文字見也

刻金剛凌疑顯辭

般若爲諸佛母菩薩之真因衆生之佛性生靈之本也由向背之分故有聖凡之別是知衆生日用現前見聞知覺皆般若之光端在信與不信耳故曰諸佛智海以信得入靈山一會得度弟子雖出生死而不信此法無成佛之分勞我世尊多方淘汰種種彈

訶而劣解之徒展轉生疑以爲非已智分以疑根未
拔故本智不現及至般若會上如來以金剛智而沒
斷之直使聖凡情盡生滅見亡而本有智光豁朕披
露始信自心清淨了無一沓爲已障礙此金剛般若
直拔疑根爲發最上乘者說殊非淺識薄德之能解
故黃梅以此印心以其一沓不立是爲宗門正眼也
答天親列二十七疑解此一經以疑潛言外而此方
義學執筆失指從得得意忘言者希予自幼能誦而
長不解每思六祖大師一言之下頓了此心何世無
超悟之人由正眼不開返爲性障因任瞽溪偶爲大

衆發揮一過悅朕有悟而言外之疑頓彰心目信乎
此沓離文字相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也因拈示一
班以當沓施初刻之嶺南再刻於五雲又刻南岳學
人方玉見而信受茲復刻於吳門將廣願四衆同開
金剛正眼的信自心則成佛正因將以是爲嚆矢也

春秋左氏心沓序

春秋者聖人賞罰之書也何名乎春秋古者賞以春
夏罰以秋冬益象天地之生殺而順布之故春秋者
賞罰之名也賞罰明而人心覺覺則知愆故曰孔子
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息周道衰諸侯僭禮義亡而綱

紀絕人之不渝於禽獸者鮮矣天生德于仲尼蹶然欲起而賞罰之故曰必也正名乎狀而世卒莫之用也乃因魯史以見志故曰吾忠在春秋春秋云者亦曰賞善罰惡云爾善惡之機隱而彰賞罰之權志而晦慮後世之難明也故經成假手于丘明以爲之傳冀來者因傳以明經因經以見志而善惡之機凜焉則反諸心而知懼一懼而春秋之能吏畢矣由是觀之丘明之心卽仲尼之志也不求其心而求之吏與詞之間無當也先儒有言左氏豔而富其失也竽譏其好言鬼神卜筮之吏斯言過矣孔子曰君子有三

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之爲言懼也卜筮鬼神吉凶之先見善惡之昭明天命也君父大人也經聖人之言也易尊卜筮春秋尊君父皆聖人之言也易治之於未萌春秋治之於旣亂易言神道之吉凶以懼之於幽春秋言人道之賞罰以懼之於顯二者相須如衣之有表裏如木之有根株豈有異哉故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而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誠知言也左氏以春秋之吏詞闡易之旨其所演譏者違卜筮祀與僭君叛父同歸于敗善惡必稽其所終旣福必本其

所始所謂俟諸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者知者畏之以爲天命而不知悔之以爲舜悲夫左氏之心不明而聖人之志靈亂臣賊子復何懼乎某以丁季棄詩書從竺乾氏業將遂忠季于汰王慈父也旣因弘汰罹難幾歿詔獄蒙恩宥遣雷陽置身行伍間不復敢以方外自居每自循念某之爲孤臣孽子也天命之矣因內訟愆无究心亏忠臣季子之實偶讀春秋忽亏左氏之心有當始知舜之爲言未探其本也觀其所載列國及諸大夫之叟委必有源本必有末吉凶賞罰不謀而符俯而讀仰而嘆不啻設

身處地每于微言密旨欣朕會心輒援筆識之勒爲一書命曰左氏心汰非左氏之心汰也仲尼之心汰也非仲尼之心汰也千古出世經世諸聖人之心汰也何以明之心者萬汰之宗也萬汰者心之相也夫生者心之變善惡者心之迹報應輪迴者心之影響其始爲因其卒爲果如藝實耳不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倫日用之際而因果森然固不待三世而後見也楞嚴輝研七趣披剝羣有而總之所以致心春秋扶植三綱申明九汰而總之所以傳心易之吉凶利害息虞悔吝楞嚴之四生十二類生天墮獄

左氏之興亡善敗與奪功罪總皆一心之自爲感應而已乃獨以左氏爲舜豈不冤哉某用是深慨憫末學之無聞特摭愚見著爲是編管我高皇帝以春秋本魯史而列國之吏鎔見難究始終乃命東宮文學傳藻等纂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傳名曰春秋本末某服膺聖訓惜未見其書竊師其意妄以王霸二涂通纂爲七傳周王道之大統也魯王國之宗臣也五霸雖假其意在亏宗周也晉乃宗藩故列五伯之首以親非以功也天王命二文專征不庭命魯公夾輔周室故晉主盟而魯王會凡討粵必書公如晉

以魯先之如伐鄭之吏仲尼之本意也背亏桓而服於襄百七十年左氏因而終始之此其凡也暨亏一國興亡之所係一人善敗之所由得失之難易功罪之重輕有一世二世而斬者有三世五世而斬者有百世祀而不絕者皆令皎朕如眦黑白其中報應景響之致鬼神幽明歿生之故隨吏標旨據案明斷使亡者有知爽朕知聖人賞罰之微意以服其心後世觀者凜朕知懼又不待辭之畢也其或事涉數國所重在一条但以當國爲主或吏在彼而始亏此或始亏彼而終亏此者不避混淆併載以見其因果若他

國之事無與者則略而不錄恐其枝也以意在心法不在史故不必具也舊例附傳以通經今則分經以證傳以重在傳非敢亂經以取戾也注則因之斷則不敢讓知我臯我無辭焉始亏瞽而終亏周猶冀枝之歸本也亦如變風之終亏幽言變之可正也或曰禪本忘言何子之嘒嘒乎某曰不狀禪者心之異名也佛言萬法惟心卽經以明心卽法以明心心正而修齊治平舉是矣亏禪奚尤焉夫言之爲物也在悟則爲障在迷則爲藥病者衆惟恐藥之不瞑眩也迷者衆惟恐言之不深切也某將持一得之見以俟天

下後世之知言者雖多言庸何傷萬曆乙巳孟夏日書于瓊海之明昌增院

刻起信論直解後序

直指之道不待達磨齒來吾佛世尊特爲此一大吏出現世間所謂惟以佛之知見開悟衆生故曰惟此一吏實餘二則非真由是觀之四十九季所說一大藏我何莫而非直指一心之法耶但衆生根鈍惟佛大慈悲故婆心太切曲垂方便種種開示無非指歸第一義諦嗟乎衆生之迷也固矣當佛入滅未久而邪見橫興破壞正法無論外道卽佛弟子親習權乘

執爲己見自滅正法況其他乎故鹵域性相二宗各立門庭甚至分河飲水其來已久當六百季有馬鳴大師出蹶起而大振之乃宗楞伽等百部大乘奧義著起信論以破邪執大開一心法界之門攝性相而會一源引三乘而執至極約及萬言卽曇室復起亦不能增一語可謂修行之圓鑑也嗟夫馬鳴爲傳心印之宗師乃宗楞伽以著論逢磨乃禪宗之鼻祖亦指楞伽以印心所以狀者正恐末世修行正眼不明墮落邪見以破毘正法耳夫何近世親教者不務明心但執文言爲究竟叅禪者槩以盲修爲向上痛席

教槩甘墮愚迷固守偏執爲必當卽此一論乃教禪之指南一心之朗鑑視爲文字而離之詎非大迷也哉嗚呼鹵域性相之執馬鳴旣力破之卽此方教禪之偏執圭山著禪源詮以一之永明又集宗鏡百卷發明性相一源之旨如白日麗天而後學竟不一覩此豈真究大吏者哉予蚤季卽棄講義初聽諸經不知爲何物切志叅究旣性地一開回視文字真似推門落臼於楞伽則有筆記亏楞嚴則有懸鏡昞皆卽教槩而指歸向上一路奈何世之習教者槩以予爲不師古叅禪者槩以予爲文字師予雖舌長拖地莫

可誰何無怪乎視馬鳴菟對圭峯永明爲門外漢謂
一大藏經爲指臙涕帟也且席發明一心之說爲文
字而執諸祖機緣爲向上機緣豈非文字耶予謂固
守妄想增長我慢爲參禪又不若親持經論爲般若
之正因種子也且參禪動以離心意識既能離心意
識求向上豈不能離文字悟言外之旨乎沘門此弊
非學者之過良由師承正眼不明妄執己見之過耳
此論舊遵賢晉疏而長水記更繁衍學者望洋杳莫
可究予向纂舊疏太繁就簡爲一貫旣而語似欠順
故祖疏義爲直解就本文而疏通之直欲學者從此

一門而入則教可離言得義而禪亦不墮邪衲是救
末沘之大關鍵也此解見者多喜其直捷旣刻之於
嶺南安成今復刻之新安其唱導助緣者皆一時四
衆沘侶也

註道德經序

予少喜讀老莊苦不解義惟所領會處想見其精神
命脉故略得離言之旨及按諸家註釋則多以己意
爲文若與之角則義愈晦及熟翫莊語則於老恍有
得焉因謂註乃人人之老莊非老莊之老莊也以老
文簡古而旨幽玄則莊實爲之註疏苟能懸解則恩

夢遊卷一
過半矣空山禪暇細玩沈恩言有會心卽託之筆必得義遺言因言以見義或經旬而得一語或經季而得一章始於東海以至南粵自壬辰以至丙午周十五年乃能卒業是知古人立言之不易也以文太簡故不厭貫通要非枝也嘗謂儒宗堯舜以名爲教故宗於仁義老宗軒黃道重無爲如云失道德而後仁義此立言之本也故莊之誹薄殊非大言以超俗之論則駭俗故爲放而不收也當仲尼問禮則嘆爲猶芻聖不自聖豈無謂哉故老以無用爲大用苟以之經世則化理治平如指諸掌由以無爲爲宗極性命

爲真修卽遠世遺榮始非矯矯苟得其要則真妄之論雲泥自別所謂真以治身緒餘以爲天下國家信非誣矣或曰子之禪貴忘言乃嘵嘵於世諦何所取大耶子曰不狀雅鳴鶴噪咸自天機蟻聚蠶遊都歸神理是則何語非禪何法非道況釋智忘懷之談詎非入禪初地乎且禪以我蔽故破我以達禪老則先登矣若夫玩世浮遊尤當以此爲樂土矣註成始刻於嶺南重刻亏五雲南岳與金陵今則再刻亏吳門以尙之者衆故施不狀普矣

紫柏老人全集序

太虛寥廓長風鼓而萬竅怒號殊音衆響皆一氣之所宣又奚可以大小精謂靈根之有間哉惟吾佛以不思議智流出一切音聲陀羅尼故世諦語言皆悉顯示第一義諦若夫塵說刹說熾狀說卽水流風動皆演圓音況寓泰定而焰羣情單境而發無怒而應如谷響者乎是以從上諸祖證無師自狀智者卽揚眉瞬目怒罵譏訶莫不直示鹵來大意又可以識情語言而擬議其形容哉逢磨鹵來不立文字而瞿溪則有壇經及二派五宗雖直指向上狀皆曲爲今時或上堂入室示衆舉揚機如雷電凡垂一語必緝

爲錄大槩聒爾門頭若大慧中峰至我明楚石皆其類也盜僭語傳心因言見道言其所絕言耳今太楚石二百餘年有逢觀禪師出當禪宗已墜之時蹶起而力振之得無師智秉金剛心其荷負法門之忠如李陵之血戰縱張空券猶揮駐日雖未犁庭掃穴而一念孤忠與嚼雪吞氈者未可以死生優劣議也真末法一大雄猛丈夫哉狀師賦性不與世情和合甚至半天下無論宰官居士皇影歸心見形折節者不可億計以自性宗通故隨機之談如千鈞弩發應弦

而倒無非指示鹵來的意稱性衝口曾無刻意爲文也一唾便休弟子筆而藏之者伯什師初往來亏金沙曲阿之間與亏王二氏法緣最深亏潤甫居士每得師片言隻字藏貯如拱璧及遊匡廬至邢孝廉來慈長杉館師之法語畱邢氏者亦多師化後潤甫屬王君仲爨結集爲一部予久沈瘴海爲師了末後因緣過金沙之東禪潤甫捧師集示余稽首請爲其序余三讀其言喟然而嘆曰嗟乎末法降心力拔生歟之根如一人與萬人敵者予獨見師其人也睹其發強剛毅勇猛之氣徃徃獨露亏毫端如巨靈揮斤真

所謂與煩惱魔欲魔死魔共戰竟能趁越死生如脫敝屣可謂戰勝有功者也故其所吐豈可以文字語言聲音色相求之者耶佛說欲爲生歟根師凡所舉必三致意痛處劄錐直欲剝絕命根卽此可當金鑷矣又何庸夫門庭施設哉答覺範禪宗妙悟超絕語言典則所著自目之曰文字禪故予題曰紫柏老人集益非墮於俗數也觀者當具金剛正眼視之亏言外則恩過半矣

雲栖老人全集序

言以載道文以達理其治世語言雖聖經咸稱曰文

獨佛語不狀以世出世間情與出情之異耳。蓋佛所說以實相印印定諸法。凡所語言皆歸實相。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可得而思議者焉。以文求之。譬夫執冰而求火也。豈特佛經卽從上諸祖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況本亏文而超亏情者乎。予讀雲栖大師集三復而興嘆焉。師以儒發家中。季離俗單究佛未出世祖未齒來一著。徧參諸方。有所發明。遂挂瓢笠。匿迹雲樞。以恬養知。非有意亏人世也。況爲文乎。久之聲光獨耀。緇白問道而來者。初則屢滿。次則林立。久則雲屯。霞集。皆有請焉。以師所造者隱密所

居者平常。故亏應機接物無門。庭絕城府。無崖異如鑑。焰物妍媸。順應故無臧否。無指謫一任其本懷。故來者如蠡飲海。應量而足。諸弟子記其語者。謂之文。嗟乎。豈以是盡大師哉。予少依講肆。聞說者談佛應機之妙。不知其謂何。及老季讀金剛般若。諸弟子從佛持盃乞食歸來。飯食洗足敷座。而坐空生。忽嘆希有。世尊予忽狀如大夢覺。是知世尊處世與人周旋。前二十季無人知爲何吏者。空生今日始乃窺之。固知孔子之嘆莫我知也。卽顏子高弟。但曰鑽之仰之。而竟莫能入。狀則諸子所記之語。豈盡孔子哉。於戲。

聖人影響于世豈常人所能盡知耶信乎文者鬻柏耳狀禪門載道之言除佛經諸祖傳燈直指向上特其言者大有徑庭不近人情故望洋者眾卽文字之師稱述佛祖之道而溺于情讀者如絮沾泥求其平實而易喻直捷而盡理如月焰百川清濁並眩領之者如飲甘露無病不瘳如晁而爲佛祖之亞者于亏雲楸之文見之矣議者謂師爲老師宿儒子嘗謂師爲泅門之周孔也若以文視師則贅矣嘉禾嚴君其慕師而未親炙故梓其全集以焰後世其亦斯道之功臣歟

方外遺書序

晉唐宋諸賢宰官楸心禪悅者載之簡冊如裴楊張呂諸公與黃檗大慧諸大老遊戲泐喜皆扣關擊節無不發明向上一路惟狂一言半句如探竿影草至若刮垢磨光敲骨打髓用本色鉗椎煅煉習氣則施者不易而受者良難故不多見丁巳莫普子玄馮延齡送我吳門舟中乃祖開之太史所受逢觀蓮池二大老遺書皆手蹟不唯叮嚀泐門克荷大吏其於應病施藥如扁鵲之醫洞見肺肝而調劑之方不特砭膏肓起廢疾而已以此傳家子孫審之當爲慧命非

獨墨寶手澤已也

雲楠大師了義語序

了義語者乃直指一心究竟顯了之說也吾佛出世特爲衆生開示一心使其悟入徹汰無遺從淺至深始亏執相破相以至性相雙融三乘之設皆是遮護名爲覆相之談俱未顯了至於分明指示一心了無剩汰令其直下頓悟方名了義以迷有淺淺故教分頓漸至末後拈筇直指離言之道達磨鹵來單傳此道名爲禪宗頓門狀此頓宗之旨非獨一禪諸教中顯密所談者不一而足以執教者迷宗執禪者毀教

皆不達佛了義之旨耳非獨亏理至若所設六度萬行皆是求明一心之行較之於禪但頓漸不同及其成功一也至若淨土一門修念佛三昧此又統攝三根圓收頓漸一生取辦無越此者從上佛祖極力開示已非一矣無奈末學尙虛玄以禪爲高薄淨土而不爲時當末法衆生垢重豈得人人皆稱上根以多自欺而不量己之德器但隨聲妄和曾無實行豈非自誤也耶嗟乎宗門久無明眼知識莫與正之至若義學之徒虛衷浮談多乖實際不惟無禪而教眼不明亦無甚亏今日也雲楠大師蚤悟唯心因極力

王張淨土以救末法之弊自建叢林身教弟子日夜
無替者幾四十季故海內緇白信從者衆大師所著
彌陀疏鈔發明始盡至亏尋常開示言句捏惟心以
闡淨土之旨居多心空居士朱君爲入室弟子所錄
此語目曰了義誠禪宗之圓鑑一心之指南直接末
法瞥眼之金篋也頃宦遊星渚入山過訪以稿見示
予三復三嘆僭爲代一轉語亏編普

淨土指歸序

淨土指歸益指修者歸亏淨土也吾佛世尊攝化羣
生所說法門方便非一而始終法要有性相二宗以

其機有大小故教有頓漸之設末後分爲禪教二門
教則引攝三根禪則頓悟一心如一大藏經千七百
公案其來尚矣若淨土一門普被三根頓漸齊入無
機不攝所謂橫超三界是爲最勝法門從上諸祖悟
心之士未有一人不以此爲歸宿者如龍對馬鳴極
力而稱揚之說者以爲俯捏中下非知淨土之旨者
何耶良以十方世界一切衆生依正二報雖有勝劣
淨穢之殊皆從一心之所感變故云心淨則土淨所
謂惟心淨土是則土非心外淨由一心苟非悟心之
士安可以淨其土耶斯則禪家上上根未有不歸淨

夢遊卷一
七
土者此也中下之士修持淨戒專心注念觀念相續
臨終必得往生雖有忤來之相而彌陀相好寶對等
臺寶由自心之所感現譬若夢更非從外來至若愚
夫愚婦但修十善精持五戒專心念佛臨終必得往
生者此以佛力加持行人念想增勝此以勝想彼以
大願願與念接自心與佛默爾相應雖淨土之境未
現而往生之功已成實由自心冥感之力亦非外也
若十惡之輩臨終業勝地獄苦更已現在卉但爲苦
逼極脫苦心切極苦之心而成念力極盡悔心悔心
已極卽此極處全體轉變一念與佛相應故佛力加

持應念現卉化刀山爲寶對變火鑊爲蓮池故此惡
輩亦得往生狀此淨土之境良因自心全體轉變之
功實非外得由是觀之三界萬法未有一法不從心
生淨穢之境未有一境不從心現所以淨土一門無
論悟與不悟上智下愚之士但修而必得者皆由自
心斯則惟心淨土之旨皎狀若眠白絮矣已佛體如
空自心空淨與佛冥一惟假一念願力莊嚴而淨土
之境頓現不借功勛是爲上上殊非淺智薄信者可
到也中下之士依觀念相續不爲愛緣業習之所傾
奪根雖少劣而志實上上且修之惟難以斷愛根爲

難耳惡輩往生更難雖云帶業亦由多生夙習善根
內裏所發根雖惡劣卽一念勇猛之心超亏上上較
彼放下屠刀便作佛吏又垂勝矣狀此萬萬無一世
人若必待此而求生謬矣以愚所觀根無大小究竟
必由向上一念而得成就故此泐門豈特權爲中下
而設耶貳師將軍愛柏徐公以文武發家說禮樂而
敦詩書談兵之暇留心淨土泐門所謂以慈用兵者
也纂輯指歸一書宗亏十六觀經以至發明難問以
顯念佛本源次引蓮宗及菟舒諸說以示信願正行
次列遠公以下二十六人以爲實證後開勸念以至

發揮念佛之義因果畢備較前修要門盡萃亏此誠
所謂淨土之指南矣予謂是集也理吏雙修因果並
顯觀者以此爲指歸則妙樂之境昭昭心目之間不
必求之十萬億土之外而受勝妙樂現諸日用行吏
之間不待報謝神超而後爲實證也是書之利真苦
海之慈航長夜之慧炬也豈小小哉

刻瑜伽佛吏儀範序

吾佛設教以一死生之理通幽明之故達鬼神之情
無生不度無苦不拔故曰慈悲所緣緣苦衆生非衆
生之劇苦無以見慈悲之廣大此瑜伽之教有自來

矣梵語瑜伽此云相應謂心境表裏如一也朕我有
顯密顯則直指眾生本元心體令其了悟以脫生歿
之縛密乃諸佛心印是爲神呪誦演則加持令諸眾
生頓脫劇苦皆度生之儀軌也真言本自灌頂部中
其所以拔幽冥拯沈魄始於阿難尊者夜坐林中見
面然鬼王遂啓施食之教至於呪水呪食普溼河沙
皆出自鹵域神僧而流亏震且傳爲故吏從不空三
藏而宣密言漸至亏梁武帝因郗氏夫人墮躄身求
度帝請誌公和尚集諸大德沙門纂爲水陸儀文則
通三界幽顯靈祇靡不畢申其情自此僧徒相因爲

瑜伽佛吏其來久矣至我 聖祖制以禪講瑜伽三
科度僧以楞伽金剛佛祖三經已試禪講已餓口施
食津滲疏文以試瑜伽能通其一方許爲僧今南都
之天界爲禪報恩爲講能仁爲瑜伽遵國制也此後
流俗漸弊槩爲非破律儀視爲嬉戲朕深失如來度
生之本懷卽其疏忽逢孝子慈親之情悃而祕密真
言演諸如來之心印一偈而變地獄爲淨土一語而
化鑊湯爲蓮池沝音及而罪卽滅鐘聲至而苦遂停
豈細吏哉失其旨不惟無益而自損之莫之省也楚
僧某以瑜伽發足嗣叅雪浪諸大講師聽習經論了

如來度生之意及歸乃慨其流弊遂本水陸儀文纂
集科儀以隨時變分條析理章章不紊使有所禱者
各攄其情盡其誠而沙門釋子亦得屢悲心披誠款
而不失其本此利他之勝益集成公謝世門人其善
繼公忠欲刊行以廣其傳使爲佛吏者無紕繆黷神
之愆有懇切精誠之旨令世之孳子慈親各盡心以
達神明其功德固非淺淺乞予爲序而傳之予以爲
凡有益亏利生者皆爲妙行故告以瑜伽之所自令
知吾佛度生之遺意也

千佛懺序

原夫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故衆生日用現行無明煩惱
惱卽諸佛之根本實智所謂諸佛心內衆生時時成
道衆生心內諸佛念念證真斯則衆生與佛不隔一
毫但以無明濃厚不自覺知逐妄迷真起惑造業長
淪生歿而不能返誠可哀哉我世尊捨自法樂現身
三界與民同患而度脫之四十九季所說諸法具有
種種無量方便法門皆爲衆生出苦之具耳菩薩修
行不出自利利他二種行門利他之行至廣而自利
之行最捷無非了達自心己爲要妙至若了心之行
有頓有漸頓則無踰叅禪漸則不出止觀卽此二行

夢遊卷一
若上根利智業輕惑薄者自可直入中下之士積妨
生死業重臯溪卽有忠出苦而爲感業之所障者必
積懺悔之功消惡業障方可得入是知懺悔一行最
爲修行出苦第一汰門無論上中下根未有不從此
爲發軔者也卽如藝嚴圓頓汰門普賢爲汰界導師
而所修十願必皆已禮敬諸佛次重懺悔業障楞嚴
爲顯密圓宗而必先已建立壇場禮十方佛勤求懺
悔懺至臯滅慧生諸佛現身感應道交可許入道汰
藝爲實相大乘天台釋以百界千如具德圓宗列爲
止觀而必精嚴懺汰已踐真修宗門永明禪師親證

汰界圓融而時禮汰藝懺儀終身不懈是知懺悔一
門最爲末汰入道之第一行也嘗聞釋迦本師因聞
五十三佛名字發心修行得成佛果屢轉開示得三
千人一一皆得成無上道所三千諸佛是也其
有已成未成而名號具彰藏典愧未盡探其始末因
緣近世之禮千佛名者但有佛號而無披露之文梁
朝一懺自咎流傳陳情之文雖備而三千佛號未圓
嘗謂末汰衆生臯溪業重如世人犯汰投託王家亦
可獲免地獄衆生以苦逼一稱佛名得生淨土何況
現卉禮敬諸佛以同體大悲感應加庇故其出苦之

夢遊卷十
三
無越懺悔一門矣吳門某所集千佛懺法祖梁朝之舊章增未列之佛號采教中之成言叙披露之情悃始終條貫如出一轍述而不作無膏臆之論觀其利溘之心良亦勤矣間有議其非者皆未原述者之心亦未信夫自心者也苟信自心是佛爲恆沙業垢之所障蔽則禮恆沙之佛以消之未見其多汰本昱心則何汰而非妙行耶牽無以佛多而生疲厭也三千諸佛皆吾本師開尊汰味既同而同一禮敬則諸佛汰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如鏡交光互相攝入實俗多佛之慈光消我多生之積皁又奚止赫日

消霜露哉十日竝出大地焚燒三千佛現皁垢頓滅不待求盪而必信無疑矣觀者但自求出苦之心真信禮佛滅皁之功大而不必計作者之與否也特序之以爲真修者勸

楞嚴接允錄序

如來始從鹿苑終至雙林四十九季所說一代時教無非開示此心之指以衆生惑有厚薄根有利鈍故設三乘之漸次以十善而免三途之苦以明有以諦緣而拔三界生歿之纏以明定以三觀而破定有之執巨明中狀雖巧設多方必以頓證法界一心爲極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則故曰楞嚴大定為究竟圓滿歸趣此我本師出世
一大叟因緣始終之化汰也曷知三觀之設概在五
時而教海汪洋末汰行人難究其趣若夫廓汰界一
心攝一代時教揭三觀妙門顯一心之旨無尚此大
佛頂首楞嚴一經矣大哉頂汰真頓証一心之懸鑑
也曰十二部經之廣演而收於十軸之文詳十法界
之因果而敷陳亏六萬餘言之內曰無量行海攝歸
三觀妙門曰曠劫難成之佛而圓滿亏首楞嚴一定
可謂至簡至要最淡最奧之汰門也此經自入震旦
古今解者不啻數十家雖知見不一而各有所長或

尅文言而昧其通蘊或尙理觀而畧其文言要之無
非欲明佛意惟佛智海十地星洋况居有漏乎故探
教者如飲海負龍蟲蚋亦各盡已量豈能盡海水耶
朕一滴已具百川之味矣予逸老匡山閉關枯坐四
一授公曰所著楞嚴接爰錄見示且欲予一言曰弁
愧予老矣目已憤憤智乏藻鑑息不闕微安能發其
幽奧勉力一閱則見其提掇首尾指點血脈批奪文
字如遊刃焉以公廊達之才縱橫之筆脫落畦徑似
不拘拘矩矱若曰楔出楔亦從葑所無愚謂有便上
智圓機恐淺識者重增醫膜也是在觀者別具超方

之眼獨得亏文字之外由此悟入實非小緣倘一言有當如貪金剛功德又可恩議耶

重刻六祖壇經序

世尊說泐四十九季乃云未說一字末後拈萼迦葉破顏微笑亏是有教外別傳之旨鹵天四七祖祖相傳是爲心印達磨東來直指一心不立文字六傳至瞽溪衣盞乃止以其信心者衆矣六祖得黃梅心印吕悟本來無一物遂爲的骨子開泐亏瞽溪以無說而說門人吹聲逐塊緝之曰壇經其所指示雖般若若一心心外無泐則口說者如天鼓音空谷響耳豈實

泐哉余蒙 恩亏嶺外率作六祖奴郎聊爲料理廢墜之緒因見經本數刻多有改竄不一盞吕後世聰明君子將謂老盧本賣柴漢目不識丁怪其所說無文彩故妄易之耳嗟乎大音希聲至文無文况闡無言之道假舌相以宣嗚乎夫水流風動皆演圓音又何文之有予偶得古本乃爲勘訂其所記參差者復爲整齊分爲十品吕雅稱經名也刻亏山中適大將軍張君樂齊先開府亏粵間訪予亏山中嘗以此經贈之別十年公歸林下予過錢塘公一見歡若更生談及此經已重刻行感公力能荷泐乃序之吕見公

爲禪將軍其有呂發見番之勇猛亏此吏者勸

刻汰密壇經序

東海邊稿

或謂吾佛四十九季末後拈拳且道未談一字逢磨
鹵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目爲單傳此經
豈非文字乎狀殊不知此吏人人本來具足不欠一
汰不立一汰旣本具足是則佛未出世塵塵刹刹未
嘗不熾狀常說祖未鹵來物物頭頭未嘗不分明直
指如是觀之世尊終日直指逢磨九季說汰又何有
教內教外單傳雙傳耶若人頓見自心者則說與不
說皆戲論矣此壇經者人人皆知出亏瞽溪而不知

瞽溪出亏人人自性人人皆知經爲文字而不知文
字直指自心心外無汰汰外無心一味亏等原無纖
毫廻避處悲哉人者覲面不知知則諦信不疑本來
無吏無吏則又何計佛祖出世不出世說汰不說耶
是則此刻刻空中鳥迹耳

因明入正理論寤言序

原夫一切汰界統惟一真了狀而無諸相也由迷之
而成色心執之而爲我汰依佗妄起種種徧計有無
之見橫生圓成之性昧矣故我世尊特說三界惟心
萬汰惟識已直示之是爲宗極大若標月之指耳迨

自金輪掩耀玉毫收彩不百季間依狀邪見叅天性
相割據爰有應真大士龜對陳那諸師蹶起拔幟立
論推邪顯正其猶建瓴之勢呂大破之既而商竭羅
王撮略諸論要義提挈綱維名曰因明入正理論覈
實邪正量定因果三支綺互一性圓成務使離過絕
非因是呂明正宗之楷式可謂法界之關鑰實相之
神符也得之可呂闢幽局佩之可呂禦大敵諸法空
座非此不足呂據之慨夫東鹵異路南北殊涂且文
略義深即匠石斲額蹙乎斯人望洋之歎久矣吾法
兄雪浪恩公按轡先登蘊櫟愚公從而步武萬曆庚

寅秋公挂錫薊門一夕感夢金人名七銀人勝十告
呂遇田分介身胥官而註焉覺即探取金勝二論深
窮力究既而果遇界公新解值虞公長孺激發矢心
遂倚雙林而構恩斯兩月而述成宛與夢符詔曰寤
言益識夢也噫微夫那蘭紀歲睹史質疑由是觀之
愚公豈無謂哉余來自海上公脫稿示予予雖不敏
不能洞見玄微彈琴摘實至謂異品無其所立遮實
自相相違改品呂釋是非番我呂明集聚斯皆出過
深潛良是寤其幽寐狀因正因不待全提緣了恩已
過半語固胥之因修者易草荆者雖且夫託鷄鳴而

過關假弄丸而破敵者談何容易觀者若因是呂明
宗由指而見月直欲睹纖塵而知大地闕一隙呂見
太虛則亏泐界之功匪直排布之方也卽隱几據梧
將仰天而嘆豈可呂呻吟沈酣者較哉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十終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十一

序
侍者福善錄 門人通炯編輯 嶺南弟子劉起相重較

二十五圓通圖序 爲王憲長弘臺頭

毘盧遮那曰泐界爲身則根根塵塵皆徧泐界亏身
舉一毛孔徧則毛毛皆徧在境則拈一紋塵徧則塵
塵皆徧亏心則念包十世古今劫念同時則念念皆
徧如是則無一泐而非圓通又何根塵識界七大之
限量可局乎惟此乃普眼大人之境界豈劣解者可
能入哉是呂楞巖會上世尊特俗二十五大士普爲

諸人傍通一綫大似含元殿裏指長安益曲爲鈍根
拈弄耳雖是門門各路處處皆通正眼看來未免賢
目生學居士一齊折合卷舒自在若放行則山河大
鑿鱗介羽毛同放光明若把住則二十五人不免向
弘臺居士手中乞命如是縱饒觀音大士善入圓通
不免拖泥帶水也亦一場敗闕仔細簡點將來畢竟
有甚氣息明眼人自能看取

刻十無盡藏品序

毘盧遮那法界爲身已學藏莊嚴而爲報境由往昔
因中稱法界心而修稱爲藏者已此心在衆生名爲

藏識在佛名如來藏心故在依果名學藏世界益藏
者含攝各餘之義如王家寔藏無物不有應用無盡
是已菩薩修行名無盡藏已卽心妙行而爲功惠法
財充滿心量名無盡藏行惟此學嚴所宗法界心體
而已妙行爲莊嚴圓滿具足故名爲佛狀所修因行
各十住十行十向十地之別此品當十行滿心將趣
十向故修此十無盡藏行蘊積一心卽回向三處謂
衆生菩提及已實際積行已成藏行故而果成故趣
佛地住行如積回向如椽所謂積而能椽由椽已成
惠譬夫聖人損各餘已奉天下盛治之吏也故曰各

之已爲利無之已爲用是已吾佛世尊已盡法界之
法藏滄偁自性之衆生歎已莊嚴惟心之果報觀夫
參藏莊嚴之妙叟豈向心外求之哉第已衆生狹陋
自私不能擴自心之量耳予掩關靈湖之曇華精舍
門人觀衡遠來相訊見予批閱此品歡喜稽首而讚
嘆曰大哉妙行普焰迷方誠如慧日之朗重昏也請
序之刻已別行予喜佗法施願見聞隨喜者卽此已
見自心無盡之妙行苟信而持之則參藏莊嚴步步
可登而佛果菩提念念可證其狹陋自私之習亦將
化爲無盡功惠藏矣詎不成一大叟因緣哉

重興青原山七祖道場序

佛法託之僞教禪道寄之祖庭故瞻梵刹而三寔現
辨指道場而慧燈發燄益由道假人弘叟因理顯是
已諸祖法崛之不可泯者若人身之血脈不可一息
間也任道君子可不爲之畱心哉惟禪宗鼻祖鹵來
直指最上一乘令人當下成佛此道六傳于瞿溪而
青原南岳爲的骨子兩人執幟大盛于汙鹵湖南其
下五燈分燄皆已二老爲燧人此道昭昭如中天日
月千百季來闇昧而愈章者是知茲山爲人心世道
所關最重予少季曾禮七祖見其僧非拔俗寺委荒

業惟諸賢祠宇尊祀其中時則慨狀嘆曰諸天奉佛
諸賢吏天狀各尊其道理或宐狀恐神有所未妥也
徘徊而忝間嘗與紫柏禪師言謂禪宗寥落必源頭
壅塞當同疏導之師大呂爲狀師先候子弓匡山及
乙未予年五十呂弘恣致譴放弓嶺外因得重濬贇
溪之原呂爲禪道重興之兆辛苦八年而祖庭始開
功雖未圓中興之機已見辛亥秋日安福鄒匡明子
尹氏發心重整青原持鄒給諫公書爲先談且云子
尹爲七祖忠臣子聿之躍狀乃先囑其妥神祠爲第
一義是時因緣未遇遂寤越癸丑遂之南岳踐金簡

曾儀部約公欲振之力未能也丙辰子弔紫柏有吳
越之行至雙徑見禪道大振參究者衆予歎曰此贇
溪一派重衍也丁巳夏歸佳山俗休老計見東林蓮
社重開石門禪期已結予大歡喜不三日而給練公
書亦至云大修青原冀得一指點盃子尹偈心述予
之本願其祠已妥而首爲檀度願成主佛者則劉晉
卿張壽長鄧陵鳥也子乃浩狀歎曰六祖胥言葉落
歸根禪道自贇溪一胤始於青原而傳燈諸祖至中
峰之後漸斂我國初不多見矣子自濬贇溪不數季
而此道復振弓越之天目雙徑之間今且引歸佳山

石門適青原大興于季之後復見今日豈非應葉落
歸根之讖哉惟咎盛時莫盛亏凶江馬祖今也重振
再見亏青原昱知道運旋轉與造化同流信夫意者
將來八十一人同出馬駒之下者是各星亏今日斯
役也檀度之功任之者衆不俟予言故特述禪道隆
替之由吕告諸同志不在莊嚴佛土而在炁輝佛燈
吕助堯天舜日期與斯民共享無爲之化也又豈可
吕尋常建一刹荆一序爲佛吏者同日而語耶萬曆
四十五年仲夏十日

續粵岳寺汰派序

達磨鹵來單傳直指吕心印心妙悟者爲的骨兒孫
原無名字及六傳曹溪下從南岳青原道分兩派吕
各從授受亦不拘拘及五宗各立門庭則稱某宗某
宗者但吕建立宗旨令知歸趣亦非吕假名爲道脉
也自後禪林日衰師歎口耳天下叢林但亏開山之
祖原系某宗下各尊爲鼻祖吕五家獨臨滄道徧天
下故海內梵刹多推之特世諦流布其來尙矣衡州
粵藥寺本從臨滄出吕重開山僧紹秀爲始祖立二
十字曰紹宗希衛正克嗣通玄圓明真性海汰衍
復崇原今已盡矣適予來寓靈湖且將東遊時寺住

持等領大衆焚香禮請立其派予無復異卽呂原字
爲始起續四十字偈曰原自瞿溪濬燈從南岳傳廣
開清淨理妙悟祖師禪頓了惟心旨歸依實智詮
來致密意福慧永無邊是足呂嗣宗風乎特呂假名
說實相令不昧其本原耳後之子孫其尊奉母忽

南岳重興天台寺建諸祖影堂序

答天台智者大師誦法華經親見靄山一會儼狀未
徹求靈南岳恩大師師曰此法華三昧也亏是智者
乃著止觀妙門鹵城梵師曰此與鹵城普楞嚴經大
旨相同大師聳之曰疚鹵皇禮捧一十九季願見此

經今南岳天台寺卽智者大師捧經處也千有餘季
捧臺現存曾儀部金簡欲石刻楞嚴經亏臺上呂滿
智者之皇大願未果此天台一段因緣也予與曾公
爲法門知己久期終老南岳癸丑冬月長公扶搖攜
乃翁書迎予迓湖東予應命至則見諸祖道影八十
八軸乃逢觀禪師命丹陽弟子賀知忍款請丁南羽
高士名筆也各三堂其二置五臺峨眉此一專爲南
岳者向久藏賀氏庚戌間曾公遊南海道過曲阿賀
君屬其請歸南岳向呂山中無可置之地故存湖東
予亏是屢禮道容如入諸祖丈室也比卽發心願建

影堂呂奉之乃爲募疏太僕蔡公槐亭身爲行先願
竟未果丙辰東遊吳越隨投老匡山越六季辛卯弟
子如繹書來云己夏天台欲重興之適會長公遵先
人遺命呂祖影送入天台供養及子苒疏併儀之子
聞而喜曰此予末後未了願也嗟乎法緣與時互相
爲顯晦亦邇而已矣惟佛所說萬法統乎一心故有
性相二宗本乎一致佛滅未幾而性相角立分河飲
水從來舊矣無論鹵域卽此土教由天台說三觀已
明一心禪自拈筭二十八傳達磨東來爲鼻祖五宗
列派各立門庭互相詆訾率莫能一今也諸祖道影

畢集亏斯卽楞嚴一經統教禪而會歸一心此二宗
之究竟歸趣不期會而自會矣予居湖東欲奉諸祖
而願未滿第著楞嚴通議已發明佛祖向上一路會
三觀一心之旨已暢智者未見之懷如釋今得居其
地復奉諸祖亏其中不但了余未了之緣抑滿智者
未盡之心也卒何如哉釋也果能竭力忘身從叟亏
此子卽老矣尙能坐擦石演楞嚴代我廣長舌相使
千峰點首萬爲低肩虚空結舌異幟盡降智者大師
定側耳亏常宋允中習氣猛發亦當起翹亏蓮華藏
海與諸祖一時警歎彈指也其募疏已吞苒倫故但

述道影之因緣併釋興建之始末告諸檀越呂爲開
導葺茅也曷爲序

焦山汰系序

傳燈所載諸祖汰系惟呂心印相傳元不呂假名爲
實汰也嗟乎禪道下衰真原漸昧自逢磨鹵來六傳
曹溪一汰不立及五宗分派盜呂門庭施設不同而
宗旨不異及宋而元燈燈相續至我明國初尚存典
刑此後宗門汰系蔑如也呂無明眼宗匠故耳其海
內列刹如雲在在僧徒皆曰本出某宗某宗但呂字
派爲嫡而未聞呂心印心由此觀汰則大可悲矣舉

世皆狀豈止一方而已耶況佛制四民出家同一釋
姓如衆流入海今推原五宗真傳則汰眼早入高麗
瀉仰絕響雲門在宋尚存而曹洞則少林獨擅方今
天下僧寺汰系多偶臨滄一派盛行至若正枝旁出
皆莫可考盜隨人自立譬夫王綱失紀而僭者橫出
逃方者衆誰得而正之哉京口焦山某禪人遠來匡
山呂汰系字派爲請且云茲山十葺原自始祖覺初
祖心禪師本臨滄旁出爲賈菩薩者近代兒孫皆述
其源禪人慕之乃考十葺先後之次緝爲譜系正名
分呂垂後裔狀雖假名曷亦因名立教儻亦賴此呂

存僧徒上下之分無敢僭越而不至于蔑倫犯義者
尤足已保我子孫亦存羊之意尚亦有利哉其先十
六傳已盡故爲續其三十二字已從俗諦若指此爲
宗則臨滄自謂正法眼藏早滅御矣

鼎湖山詩後序

鼎湖山白雲寺其來久矣管贊溪泐道盛時出其門
者皆洞明心印人天師表忠常禪師乃與青原南岳
諸老同侍巾幘者二老道化一方常師遂隱此山已
終焉梵幢猶存露骨藏之于此信其爲泐門巢許也
余少能讀書時則知香蒼梧之埜鼎湖乘菟之故吏

將爲好吏者寓言高舉已爲美談及丙申春蒙 恩
遣雷陽又二季戊戌冠巾說泐亏五辛之青門戈戟
場中時門人審賚字本淨者充第一座會罷佗禮云
且將隱亏鼎湖余驚喜不已扣其遯迹則云久廢藩
伯王公管爲羈端州時命父老重葺今又圯矣余因
力贊賚公已居之且囑其歿心定忠已盡生亏若果
余當休老焉賚公已余言遂忘形吏心已常公爲任
苦心勞力不堪其憊者又三季庚子余入山禮常公
塏乃爲賚公作經始計定其規模務在妥神露已藏
修足矣不期季而三季重成佛偽莊巖煥狀光奕余

喜而嘉之癸卯秋日之瞿溪且訂明季鼎湖結甕之盟甲辰季春出山謁制府卽將有雷陽之行呂病佗不能就道遂維舟江潯且冀避暑山中俟徂秋而往不日乃奉按臺檄不敵少畱悵墨雲山眉睫間不能一至豈非緣哉呂一至而不可得呂此觀夫常住茲山者清涼之福豈啻人天倍萬効耶余病小可卽呂登禽賚公時時相慰舟中余且愧見笑亏山霧而不忍別遂賦詩五章託公呂謙且問訊亏常公異日者儻天假之緣吾當爲公豎壑堵波亏荒蕪草莽中也

徑山忠序

域內名山大川方輿載籍忠之詳矣及佛汰入中國則琳宮梵庠皆託迹亏名山勝地者在在壘羅此益道脈潛流殊非探竒仰異者比古俾方忠爲野史而佛刹之忠則僧史也維雙徑乃東南竒勝自國一開山筭偁汰崛呂其山自崑崙而東迤雄峙五岳而南幹自衡湘地邈數千里直聳黃山白岳而蜚涌二目融結茲山巨鍾靈秀故佛刹始扞唐某年間而歷宋元我明上下千載其間相繼雄長汰門者八十一人非山川蘊結之厚何能若是之悠久耶國初尚不乏人頃百季來汰幢傾圮僧徒寥寥萬曆己丑間達觀

禪師蹶起立宗門赤幟時剝刻方冊大藏初議五臺
僧徒往請者輒足數千里未幾遷於山之宋焰殿庠
亦因是重新乃泐輪再轉之機也居頃之馮太史復
議啓古化城爲藏板地當道藩臬諸公淡心恢復達
師入滅弟子澹居鎧公克荷其業而達師竟得捨弓
鵬搏峰下與大慧同條是豈小緣哉朕旻之住茲山
者雖善舉揚宗乘但引泐海之一滴耳今則全攝如
來藏海而注于茲爲泐門之全提則因緣勝旻萬萬
矣黃貞甫有言蕭何入關子女玉帛秋毫無犯惟收
其圖籍卒曰王漢今大藏乃泐界之圖籍也盡收于

此而拓泐王之疆土者必大賴于矣非此山之鍾
氣博厚又怎能負重泐哉於戲因修者易勦業者難
今中興泐門之大業非圖籍班班後世將何考焉是
徑山之忠不得不侷非徒紀勝而已故重緝之曰便
考覽而特爲之序

菩提菴妙明坐序

余坐菩提菴新構丈室主人請坐名余題之曰妙明
大衆請開示老人意取楞嚴經中性覺妙明本覺明
妙二語也曰滿慈聳耑根身器界一一清淨本狀因
起疑曰旣是清淨本狀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爲

夢遊卷十一
汰邪將謂清淨界中不容生此諸物也世尊到此實
難捨口故舉尋常所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二語雙
關呂詰之狀上句不屬迷悟天狀妙性本自靈者故
云性覺妙明下句乃從迷中不失而修成者故云本
覺明妙謂今雖修成而不從外得是各人本有之覺
耳呂此二路詰之者佛意將偕迷悟關頭呂開發之
滿慈果認本覺明妙一語爲得將謂性覺本自靈妙
而明不假更明者斯則但有能明之明則無所明之
覺耳意在昏所明之覺乃恰當耳殊不知纔昏所明
之覺則能所對待無窮妄泐從此而生矣呂一切衆

生生歟歟生泐泐皆從清淨界中無故強起一念要
明其覺狀昏明昏覺能所宛狀故向下發明能所之
妄泐歷歷分明則深窮泐性之原也茲莽名菩提梵
語菩提此云覺呂人人皆知修成之佛不知本有之
佛老人意在真修先要了悟不迷之性故雖修萬行
不落常情則是不離當處而頓証菩提是在先悟妙
明爲初心耳故呂名坐

五臺山觀來石金蓮社序

清涼乃金色界文殊一萬眷屬常住其中卽雜等所
載東北菩薩任處也自漢開山呂來震旦皈依爲人

間淨土歲往彼者百千萬計至則踏冰躡雪無狀其
勞非眞慈攝受何二千年來歲無虛日其山境殊勝
名譽異艸間鎔開敷如七珍布地金蓮茂發妙麗相
鮮信非塵寰有也高人勝士植眞養道者徧滿山谷
列刹壘羅鐘鼓相聞梵音敷奏與衆響泉聲廣長舌
相晝夜無間豈非人間一眞淨土乎山中在在叢林
向無己姓名祚自普門棲賢始近者觀來石鏡亭山
至結金蓮祚盜由宰官李公所剽公諱茂春河南杞
縣人初母夢三僧入室因此之二僧卽太惟一不行
乃曰吾五臺僧欲結緣耳晝夜卽生公公生而善嘯

母時呼曰爾僧性也至七歲猶常嘯不樂母每已僧
呼之卽止公長而問母母言其初夢所已後登癸未
進士官至鴈琴兵憲因遊樓煩忽自憶往吏乃曰遠
公生于此而結蓮祚于匡山我何忘其故鄉耶遂顯
結金蓮祚于五臺先聞妙峯大師遂往皈依建靜室
于靈鷲已寄焉旣而欲自爲念佛祚因五臺僧幻住
談臺山勝處言觀來石主人鏡亭者苦行公遂歸心
卽損貲屬修蓮祚效匡山故吏修念佛三昧余者雙
徑之行鏡公特訊於山中且徵余叙其吏余喟然嘆
曰寥寥宇宙泛泛波流往而不返者衆矣能知歸宿

者幾何人哉淨土爲苦海之彼岸若夫操舟揚馱截
流而度者上下千餘載幾何人斯遠公勸匡山蓮社
先後集者約一百二十三人且獨偈十八高賢現生
鹵方遞相接引此自道法東來第一勝叟李公興於
百世之下抖擻濁惡揭厲樂邦非具宿世根力現宰
官身何已吝此余知斯社之興將與一萬眷屬同駕
慈航揚馱安流而徑登彼岸又何已百什計哉是在
長季振柁不憚餘力耳

重修湖州天聖寺因緣序

雜譬說十方佛土如帝網孔挂亏虚空成者住者壞

者空者俱同一際一切諸佛與諸菩薩海會說法我
化衆生種種神通妙用處處同時充滿亦如網珠交
光相羅彼彼無雜亦無障礙而一切衆生亏一切佛
心智光中莊嚴佛土調伏衆生及造十惡五逆三界
六箇善惡業行而不自知故曰佛境界不可思議衆
生心行不可思議今亏湖之天聖寺具見之矣甲午
歲暮寺僧祖定訪予京之慈氏樓閣偶談寺之因緣
則曰其殿廣博猶如空虚莊嚴密緻斗拱攢簇鱗跼
重疊猶如羅網此其作者不可思議一也盍始勸亏
唐其原先不可考歷宋及元至今幾千季矣而各道

之上梁拱之間絕無纖塵故名之曰無塵殿此不可
思議二也其兩楹露柱雕木爲龍頭角須眉爪牙飛
動宛若生龍左右升降嘗遊戲池中寺僧見而叱之
其龍歸殿而左右鎔盤又名之曰鎔盤龍殿此其不
可思議三也其殿壁縱橫二丈奇向爲粉地管趙
孟頫讀書其中而心悅之兩壁画瀟湘歎雨圖二幅
夫人管氏画竹一幅苒此數百季豈無丹青妙筆而
必待子昂夫婦點染其中將爲今之存亡舉耶此不
可思議四也其殿中之佛乃呂銅錢累砌成形此固
成者之心不可思議矣明嘉靖間有人毀其佛者剔

筋折骨墜錢網肉劈羅漢燒煮而食之其人竟感呂
鍊篋搔癢徧身皮肉盡脫見骨且遭刑而死狀世人
衆神而敬佛雖顛人醉酒尙悚狀知飯而若人者乃
醢之而甘心焉此又壞者之心不可思議也故其今
也悽狀草薶寥落如空太宰五臺陸公過而慨焉卽
與郡宰官敬菴許公繼山沈公具區馮公輩發願修
復命比正祖定爲倡導建立之初恩求所已勸業爲
根據者昞疫大風折古桑一株且而發之根抵得古
負重斲碑披而讀之乃唐中和間居士吳言捨宅爲
寺其基廣九十三畝時刺史王公表請額爲景清禪

院而天聖則宋時重建呂季爲號者非此莫知其原
斯則木石無情乃應緣而成吏此情與無情感應道
交如水激月現又大不可思議者矣由是觀之其佛
土成住剎空業已不可思議卽其人而知施者伦者
成者住者莊嚴者破剎者善惡心行種種不同今一
且炳朕齊顯亏諸佛大智光中如鏡現偽纖毫不昧
因果昭著總之皆不可思議也始也成者之心固不
知昏剎者之心而昏剎者之心又安知昏今日成者
之心斯則成者剎者之因壞者成之緣若卽境觀心正
所謂交光相羅如罽珠網淨穢齊現善惡同彰過太

未來一際乎等耳況佛境如空無所依至若因緣成
就如雲起長空又豈可得而思議耶今比正定者苦
心窮慮欲建空中之樓閣嚴爲外之法身演无字之
真經伦難息之佛吏譬若姓空皇彼纖雲豈不瞪目
成勞吾意空筭亂起必瀰滿太清滴水爲巖必橫流
大地豈將見妙莊嚴剎建亏一毫清淨法身羸亏一
念必使諸佛讚言奇哉奇哉吾今成佛時普見一切
天人修羅宰官長者優婆塞優婆夷四衆人等各各
心中成等正覺轉大法輪使一切見者聞者皆發無
上菩提之心向之成者住者壞者空者一齊同入蓮

夢遊卷十一
一
等藏海此段廣大功德因緣其實種種不可得而思議也海印沙門畚此因緣歎未曾畚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空無相畢竟無起滅但已因緣故成壞各不同
佛身如虛空智光如滿月其空徧一切月光與空等
不擇淨與穢是水皆現影豈待清淨池而後方焰矚
一切衆生心與佛智無二善惡隨因緣業行固不同
一切佛境界生亏衆生心譬如空中等依空而出現
初成卽畚甌本自空中生如何今日空不能成勝吏
天坐及地獄貴賤衆果報苦樂諸受用無不從心造

自佗自受用莊嚴自恣身直從畚相中卽登常住果
善哉諸佛子決定信心自心各捨所愛珍莊嚴佛自土
世間皆是苦無常復無我生無一物來去無一文去
來去本自空如何若貪着遇此大因緣而不發勇猛
一破慳愛根頓成無上覺凡自畚緣人

築三灣護生隄引

佛說孝名爲戒謂孝順父母孝順三寤孝順至道三
法孝順一切衆生朕則奉佛戒者不能推及衆生自
管隋天台智者大師唐惟宣律師宋永明大師至我
明獨雲栖大師而已其放生池除城中上方北園其

外則自贖萬工池而弟子居士虞惠園同大壑法師
澹鹵湖三潭其廣大之心足已度恆沙衆生矣予至
湖心寺知舊有_三塢久廢今欲重建與所度之生_三倫
炎明幢昨偶_有聚沙之夢已_有成議矣又觀三潭之
隍甚單薄不能與所放之生_三倫金湯外護恐春水一
漲則已度之生尋復漂流苦海矣斯則不惟虛其_有苒
功抑終不能收其後效大可_有憇也又且聚沙不可_有已
且夕計正在躊躇偶至長明寺會湯養惺居士乃雲
楸之內親也言及無子將求度脫予歡喜而策之曰
管佛無子已視三界衆生如一子至今人人皆稱爲

慈父居士何不_有念子之心念一切衆生則將來慈
父之_有稱充滿十方世界矣爲今當念已度之生_三
潭者能築保障已防護之使其中衆生如極樂國則
彼現_有苒皆_有稱慈父矣又何俟_有將來_有願居士一唱
而_有顯爲慈父者衆矣是則天宮淨土又何捨_有目苒而
別求_有乎諸_有智_有者一番萬感不_有俟言之畢矣老人大
_有胥所_有皇馬

贈無盡上人授僧錄覺義在持_有弓陽淨土禪院

序

園中

聖天子在宥之二十三季_有已四方_有饑饉東鹵多故司

焚告匱 命大開恩例令艸野之民凡有懷材抱藝
顯效一割之用者聽循例輸粟各授職有差無論方
之內外卽二氏之徒亦預焉無盡上人晉弓陽楊氏
子蚤歲祝髮弓郡之淨土院每忠向上乃擔簦百城
徧叅知識調練牛峰發明少室遯迹終南接納五頂
結泐衲五十三人窮我海一十二部究徹一心備歷
萬行因過故里其鄉宰官長者居士四衆人等願請
說泐乃各捐金遵 明例輸授僧錄覺義爲淨土院
住持上賴 國家名器爲護泐地將呂廣布津梁大
開覺路都城名藍知識若淨莽潔上人輩咸爲一方

泐衢賀乞不慧爲文呂贈之曰番大雄氏之御世也
迹現迦維衢被三界其設教也至清淨出世呂廣大
圓融無不含攝故不擇類而應身在隨方而利物機
感交映如水激月現不涉恩惟若觀音之普門善財
之徧禮由是觀之其出世之泐果離世哉故不羸假
名而說實相者竒在圓悟一心頓融萬泐卽世諦而
證真如因衆行而臨極果固不呂端居無爲沈酣宗
滅者爲得爰自泐派東流由漢迄今二千餘載無論
爲我遐敷卽依泐修持權實竝運而彰明其道者又
非一也故歷代君天下者崇其教重其人其制不一

惟我 聖祖神宗勅業垂統其汰度品詳該羅纖悉
其徒繁衍乃立官呂綱領之兩京設僧錄呂統諸郡
邑郡邑各設僧綱正會呂領諸寺其品各垂選道行
俱優者次第授職各各攸司所呂狀者蓋藉世法呂
護持佛法正要卽世諦而證真諦尸其任者大都呂
弘法利生爲能吏卽古呂道扇一方者爲之殆非呂
名位爲榮也今無盡上人抗忠塵表迹超方外其所
呂發明向上第一義諦者固在所祕卽其四衆歸皇
之誠如器中鐺聲出亏外豈無實而狀哉是必各過
人之行詎可呂執假名而昧實相者比耶經云若呂

音聲色相求汰者非見汰也余故曰今此四衆若呂
聲色求菩提各負上上人若執假名而說汰各負
四衆番之負師者墮負衆者慢各一亏此又何呂明
佛日報 朝廷護汰之恩乎上人行矣儻道經金色
世界其呂毘耶病交之言質諸曼室將呂普告大衆
願各各卽假名而證實相藉此津梁頓超彼岸也時
諸比丘番此語已倫禮而汰

送建上人遊八桂序

上人出家各年始因叅老人發無上菩提之心比與
諸同業延歐伯羽氏共結曇鸞袿亏菩提對俗庇蔭

日就清涼之樂每月半月旬請老人坐對下據菩提座
揮塵爲衆說修習趣進無上菩提之泐行自春徂夏
已四越月矣上人佗禮言將徃八桂訪故人亏青山
白雲之間且因行脚隨方遇緣而度欲令聳者見者
皆發無上菩提之心爲出世津梁之初步也老人歡
喜而語之曰善哉佛子應知諸佛菩薩凡各所作常
爲一吏者謂此菩提心教化衆生故爲一大吏也
卽出生入死因此緣此除此一吏更無餘吏雖身經
險道備歷三途但各能使一人發菩提心者卽嬰衆
苦亦所甘心故聖人所行不虛其吏皆實此世出世

間無一過此菩提心行此菩提行作此菩提吏
者也所言菩提者乃梵語耳此云覺也覺者乃一切
衆生本有之佛性靈知未始故曰真覺了狀自悟故
名獨覺朗狀大徹始破重昏故稱大覺日用而不知
故云不覺不覺則爲凡民凡民卽衆生也此衆生各
各具此靈覺之性第日用而不知嗟乎具有而不自
知可不哀與不知卽不能用不能用則如持珠作丐
甌寶迷方枉受辛苦驅馳生死甘墮苦海可不哀與
是故聖人不哀其所不哀特哀其可哀所出出現世
間種種方便而開導之所謂自覺而能覺他卽先覺

覺後覺也夫自覺者則亏物不迷覺他者則亏物不
弃不迷則會物歸己不弃則捨己從人由歸己則不
見吝物從人則不見吝己不有物則萬物皆妙不吝
己則一己非真知己非真則己卽物知物皆妙則物
卽真卽物卽真則物非物而已非己矣物我皆非忝
來無相萬緣冥冥一道虛閒此大覺氏之心宗諸菩
薩之妙行也如此則二覺具二利足是所謂呂宋滅
行現諸威儀隨夷利他而爲善提妙行者也否則驅
馳險道跋涉山川勞筋骨苦形體增熱惱損善根長
苦趣而非所呂成就善提教化衆生之夷業也上人

行矣邈流而上者蒼蒼雲山滿目皆真境猿嘯鶴唳
滿耳皆真經撞徭徭猩猩所遇皆真佛水流風動皆廣
長舌天青月白皆清淨身如晁而覺則處處菩提場
步步極樂國念念皆真修夷夷皆真行又何計其世
出世之分自利利他之別哉上人能信能受老人之
言乎儻吝所疑路經湘山請呂質之無量壽佛

曷僧綱一山敲上人序

余被放嶺海之四季己亥秋七月望乃恣性寺任山
僧綱一山敲上人六十有一歲也爾時城中宰官居
士及諸比丘四衆人等各持香爨而作供養呂祝上

人時屬休夏自恣上人亦建盂蘭泐會飯十方僧效
目連故吏呂此爲報親恩隔罔極也余時爲衆講楞
伽新經罷正呂此爲佛吏眷上人發如是心觀喜贊
嘆而作是言曰夫世人之曷不出我人衆生所謂曷
者相也吾佛不取而僧亦不住狀佛所取者慧命所
住者泐臘故古之高僧曰世曷又曰泐臘盍不拘歲
季而呂初入受持戒品三月安居戒體無虧爲一臘
由呂臘不呂季故吾季高而臘少者吾童季而吾壽
者凡重臘是呂戒爲本也呂戒爲本卽佛之慧命所
係矣是故戒根淨則慧命朗戒本固則慧命長經云

若人受佛戒卽入諸佛數且佛壽無量而曰纔登戒
品卽頓獲之豈不呂自性清淨而爲佛達自性清淨
而爲僧耶所謂續佛慧命是故耳惟吾佛說泐四
十九季末後拈拳呂正泐眼藏仅大迦葉二十八傳
至菩提達磨達磨航海而來初至五羊先是宋求那
跋陀攜楞伽四卷至卽建楞伽壇亏其地達磨來必
依止之及傳二祖且指楞伽爲心印及智藥攜菩提
對來栽亏壇側且曰百六十季吾肉身大士亏此對
下出家演最上乘及六祖果發迹亏斯若合符節迄
今宗分五派道被寰中皆呂此寺爲初地卽達磨之

道恣不泯六祖之真身猶存豈非已戒根堅固慧命
延長由古及今已至永永無窮耶故經云佛子住此
地卽是佛受用今上人住此地統此僧見六祖如生
豈小緣哉余初入粵至其寺叩其門至再呼而不應
者今予居此不三季而諸僧滄滄一時翕然無論老
幼皆發菩提心煥然一新耳目是豈諸人佛性皆無
而今適有耶益佛性人人本具但無知識開導耳開
導之功又在至之者力行則四衆歡感如時雨降油
膩榮茂而不自知其狀矣今上人季六十一一旦發
如是心作如是行已佛夷而報親恩已淨戒而爲壽

本又能親近知識隨順修行遠之弟子苟觀上人心
效上人行從少至老由于及孫如此則化化無窮原
原不竭萬一有六祖者出翻狀如管之盛時則此恣
中興之機又在今日上人功德無量卽上人之慧命
無窮矣又豈區區世壽爲匹哉乃命弟子通所居
士歐起鴻輩各持香箋重宣此義爲上人壽

送蘊繁穩禪人還金山序

余少負遠遊之志已病未能隆慶己已買舟過金山
余愛其萬里江流拳石掌空孤標獨立真若丈夫挺
狀頂天立地氣爲山王同公旻公款余居二載諸弟

子從遊者衆每飯食之餘與一二高士振衣濯足于
高空明月之下秋水長天空洞一色真若履玻瓈而
臨縣鏡自爾一別四十餘季恍忽恩之端若夢更淡
沈瘴海十有二年飲蠻貊而食毒霰馳火宅而坐炎
蒸每一興懷則肌膚生粟毛骨清涼時特曰此片石
長流枕漱亏蘧廬壘壁之間爲消塵解煩之利劑也
憺乎遠隔萬里親舊凋疎音問寥濶嘗念妙高峯頂
善財石上月色潮聲可以當季風味否朕亦無從問
訊也丁未春莫子蒙 恩在宥忝端州謁制府奉檄
雷陽已了葺件歸五芋謁臬司曰聽從吏維舟珠江

之許適有上人從鵝章持大叅丁公書來謁開函亟
讀知爲金山虛舟鉉公之孫也予感舊興懷誠所謂
喜心倒劇嗚咽寤巾者也嗟乎人生一世歲月遷譌
回首人間居狀夢幻耳余吏竣還山穩公相隨暫溪
今且言歸余因叙往吏紀別後之懷曰讞諸故人且
託問訊亏山靈海若余將返權楊子江頭重訪三山
故吏卒爲驅風伯曰清江流埽浮雲而放明月延我
亏妙高臺上坐楞伽室曰說藏識海浪恣身境界了
蘇公與張方平未了公案穩公持此其無乾沒於飯
糲及盃間也儻有問者爲我報道今已須髮皓狀無

復佞當奉粥飯氣矣

送吳將軍還越序

將軍少從父行入粵忠在疆場經涉山海搗芻寇盜
死役不有無戰不克視險如夷復困如陵凡諸島酋
情形備殫東倭發難談者皇重溟若登九天視其燄
如入火聚兩粵節制司馬公日與群僚計畫咸束手
無策時薦將軍往偵之具得底裏東吏遂言還報
業已失故主將軍功竟無言自鳴惟步趨行伍無復
敵言天下吏矣朕皆上下舉知將軍能卒不能言振
將軍也每遇盜賊盤錯則當吏者莫不力言將軍將

軍恨不言將軍坐隗上吏既則曰非我不能也時若
各言將軍者則亦皆曰將軍將軍哉故將軍竟言名
生忌言能致禍幾不免者數矣時則向之偏將軍將
軍者則又皆言繩累自多且恐入將軍不深也嗚呼
世故如此豈復敢言丈夫吏哉南夷犯順諸肉貪者
色皆累將軍時在囹圄中子恩言言任疆場之肩負
者舍將軍指不再屈遂力請出將軍多方調護置之
奔鋒將軍犯重瀉陟峻嶺連戰及花封攻巢破穴楊
大將軍知將軍故不蔽其能而斬馘俘擄之功最亏
行間將軍竟言忘身一扞心脈俱竭吏竣一病而死

者幾矣由是而知將軍數亦奇矣將軍至是亦淡知其不偶也乃負妻戴子而歸將爲五湖之遊矣將軍塵埃中人也余非呂意氣許可將軍者盍蟪蛄怒臂呂當車轍諛不知其力不足哉朕而一怒呂當之非托力也余呂是知將軍若九方之相馬豈可呂牝牡驪黃呂盡其實哉余呂是感慨世之皮相者規規乎毛色之間非余所呂偶將軍也行過轆溪將別余適遇丐江上畱連信宿乃爲詩呂言別非呂將軍能高舉也辭不及意笑不在言

周子悟一篇序

周子希顏字如愚秦和人三世孤貧篤孝苦心堪輿海內名公大人莫不折節傾心信若谷響呂其言希微而吏不爽故聽若覈音奇驗非一己亞秋杪因韶太守任使君入轆溪轆溪爲六祖大師法身住處其山初開丐梁初神僧智藥大師謂與鹵天審林無异不世道場也余呂凋弊竊疑之質諸周子周子曰會易不經故也呂其左來而右忝故始大而終小卽此一言疑滯頓釋由是而知周子之言形家非直形也及出悟一諸篇益見周子之得丐自性之真特繕形呂發其奧耳嘗讀王維詩云山河天眼裏世界法身

中且眼不能着纖塵而曰容山河汰身不可呂色相而曰包世界繇是觀之又奚可形色言之哉此理之敘誠不可言傳而在妙悟故周子之論山川必本諸真氣真氣聚而成形譬若人身必各周身之血脈脈之融會而爲穴故凡人之生也病苟砭得其穴則足呂啓灰生人之灰也葬若阡得其穴則足呂化凶吉固其理也語曰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是則大地一形也會易一氣也灰生一致也呂一氣而視大地則目無全牛呂一穴而視灰生則脉無遺髮若從一葉呂視易春則化工不易一縷矣由是而知周子之視形

非在形也在使其形者也原夫四大各徧五行互融皆本亏性情由性昧而爲空太極也空暗而結色四大五形亏是乎變形之本也性變而成形天地而位矣傳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理之至也內外五行原出亏一情與無情共一體也人之生也動而各知得天地之中者則亏一身爲聰明利達故其灰也靜而各靈得山川之和者則亏子孫致福壽康寧天人合惠其理至敘所云葬槩生氣者其是之謂乎予呂是知世惑亏堪輿而妄爲禍福之論者皆不識一之故也周子之悟一非特爲形家言而其術亦非爲

求形者說盍本諸身而求乎性也故其名曰悟一旨
哉是則存形之論壽無周子不能發古人之祕後无
周子不能知舍易之實余謂其書可傳故三复淡歛
而致意焉特序呂發之

贈太和老人序

老人不知何許人掀髯環瑋肩橫一杖足徧諸方隨
身佛更到處指迷見形而歸心聆音而解縛者不知
其無量億衆矣雲行鳥飛飄狀度嶺來遊亏粵余睹
其短髮蕭騷雙瞳炯炯燖若明壘聲音如鐘聽其議
論風生機鋒電捲隨其所應而爲現身說法察其根

性應呂何洽而得度脫卽其所應而度脫之亏儒則
揭盡性之旨亏老則啓玄妙之樞亏釋則無非佛更
乃至邪魔外道鐵腹水潦靡不迎刃摧鋒皇旌息鼓
故其道不虛授言不虛發如養由之狀師文之琴拈
矢應弦理紋出水若此者亦不計其幾百千衆矣且
其胸次豁狀了无滯礙其來不將其公不留如古所
稱得無礙解脫者非歟余與老人遊戲亏濟瀆之墟
逍遙亏曠蕩之野不知此身之在天地外物之在此
身也神怡心醉如兀如癡老人方將曳杖而遊於寥
廓今遽狀驚覺追之水頤乃哥呂送之哥曰雲之旌

今苻征雷之鼓兮無聲風飄飄兮歛衣對眇眇兮含
情君之心兮不生我所恩兮神征墨不及兮天際重
歸來兮夢驚

壽曹溪苻住持東湖賢公八十一序

曹溪苻住持東湖賢公生亏苻丁亥歲今歷四百八
十甲子矣七月二十三日乃出胎時也山中諸大弟
子獨偈公爲最上者奉感公惠教素采亏衆心各各
歡喜燒香散筭而佗供養一時佗禮請予作具壽因
緣予壽公余欣狀爲衆而佗是言曰夫壽者相出亏
我人衆生也故吾佛世尊斥而不許且云童壽又云

無量壽是又曰獨偈何耶童壽者謂童季而吝者
惠也昱曰惠不曰季曰無量壽者是曰心不曰形也
曰其此心先天地而不爲老後天地而不爲終超四
時而不遷括十方而無量故古之真人悟此心者萬
古不磨千秋若在昱曰吾佛自謂我處靈鷲山常在
而不滅若吾師六祖道骨凝狀法身常在斯豈曰形
骸之可拘拘色相之可擬議者哉昱故吾徒爲佛祖
兒孫者端在悟明此心不曰世數爲久近也歷觀傳
燈所載千七百人盡出曹溪一脉是皆悟明此心者
故曰心心印心如續長夜之燈曰證不生不滅之果斯

實由生呂入無生因滅而至不滅不滅則泐性常生
無生則真常未滅斯則未滅而生則無生不生卽生
而滅則滅而不滅此實千聖之真傳一心之要旨也
由是觀之則人同此心心同此壽無疑矣惟公生亏
曹溪而長亏泐門老亏佛叟由先呂已身爲衆身故
今得呂衆壽爲己壽且茲山之衆千人人各存心心
各具壽誠呂衆壽壽公則復呂公壽壽衆如是展轉
已歷無窮如呂一燈傳千燈燈燈相續而無窮無盡
此則衆心之壽固無窮而公之壽亦無量矣呂是而
知八十之季如馬體之一毛太倉之一粟也今也集

衆心呂祝公期公呂此心而爲壽呂公之歲歲歲如
今壽公之人人人不滅同睹世尊拈筭之日非逢六
祖揮塵之時不遠斯較童季而耆惠者猶呂蟲睫而
注滄溟也大衆聳說歡喜佗禮持此呂壽

贈良醫杏山梁先生序

予放嶺海十有八年驅馳炎蕞飽飲瘴壘顧有漏形
骸自非金石日見衰朽諸病交侖癸丑夏六月偶患
背疽若覆盆楚痛難堪醫者束手談者皆推梁先生
先生天性好飲凡呂病告初不計利終不伐功居鄉
里循循謙讓存古人風予病篤時市人告予僕曰聳

尊者恙得梁先生即愈矣言未訖而先生到若神
所邀即請先生視之曰此蠱窠疽也形如蠱竇竇曰
生三子若日久則層疊侵骨不可治矣幸早發藥可
無慮先生治之之術多方言痛痛正言腫腫消言腐
腐潰隨病應手無不立效藥無金石咸用衆草子視
先生之治病瘍洞見肺腑技若弄丸尅期收功若存
神焉初先生治數日或舉他醫先生欣狀讓之无難
色既而他醫治不可先生復來無異辭是知藝高而
心虛時從醫未決請禱再三獨許先生誠天假也感
先生之治予病因愆古語丈夫處世逢則爲良相不

逢則爲良醫方今天下之病百孔千瘡不啻予之一
身也醫治者誰耶即存盧扁之手舉之未必信信之
而未必用况諱疾忌醫欲求完復太和元氣而收回
生之功難矣先生之活人若存神回生之功非一初
不賈報積爲念惠願先生之子若孫推先生之術以
治天下國家應手而捷則先生之澤流無窮又不止
今日之活我若人也先生向未生子醫予之次月二
日舉一男咸謂冥惠之報也故喜爲先生賀而贈之
言

別陳生明瞻序

萬曆初余乞食長安市會夷山陳先生衆中一見卽
識予爲畸人遂與莫逆予時先知嶺南各歐楨伯與
先生同客燕市自爾余謝人間世先生亦遊宦禽無
事焉丙申歲余奉 詔遣嶺南二月至五羊訪先生
則成千古時晤明瞻爲愛弟也夷山先生豪舉超卓
翩翩各出塵之恩明瞻則精敏沈潛循循雅澗溶溶
漠漠澹然了無世俗態余器重之每見默无一語且
亏予言無不悅及乃兄勛卿萊峰公挂冠歸卜鹵園
亏菟津與浮丘充祿惟吾王公密邇時時招余齋食
兩園之間一飯必曰明瞻先明瞻從二老無外遊惟

二老節義爲一代人倫冠不獨重嶺南明瞻生亏重
而長亏重且習亏重不獨知所重而固有所重也明
瞻八歲能舉子業十歲能誦古文辭其父見背萊峰
公曰子視之及長而萊公且投閒日與明瞻討論古
今上下人物咸指其所重者畀之曰融其性習此又
明瞻養得其重矣無惑乎明瞻不屑屑曰輕亏浮俗
也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是知君子之學
固曰重爲本也嘗試論之人生之性也本直質而無
僞第曰壽識導情浮學誘志故本喪而質淪明消而
暗長是則不惟托根失地抑爲所附匪親故曰流亏

窪下淳滴其污濁致使不磷之體漸磨不淄之質暗垢顛瞑而不寤火馳而不返者衆矣此聖人所呂賢親仁釋老所呂重離欲也余目睹明瞻于此十季如一日始終如一念毀譽如一心不呂離合异情不呂忝就貳志卽其攻苦茹淡孝弟篤誠此固天性良狀而實呂親習者本傳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故聖人之學得其重而輕則隨之專其靜而躁則化之此仲尼輕不義之富貴如浮雲老薄萬鍾如敝屣也苟能得其重則窮達一致歿生同條古今一貫呂此足歎方外之學非妄談鹵來之宗非迂怪也余與明瞻遊

一紀未嘗一言及丐禪呂明瞻早呂重自珍又何禪之者今言別亦不外此明瞻志之

方子振奕敘逸序

余少知方子振童季呂奕鳴而未見及余乞食長安市所遇靡不亟偁之殊無議其短長者私識其人誠若李本寧太史所言非特奕也及余被放嶺海丙午秋杪子振同蕭觀察來粵過訪曹溪一見居朕心鏡中人异哉迺出近與黃石甫所布奕敘余固不測識及觀與蕭公對局則知子振之爲奕呂道而進乎技也嘗試論之道在天地凡得其精而神其化者謂之

聖道惠無論己若夫藝者左馬呂文聖鍾王呂書聖
芝繁呂草聖何獨藝而技亦朕若市僚之丸養由之
軼與秋之奕諸皆胥述焉奕爭道也凡爭者呂名相
軋軋則氣勝而實惠眇子振獨不朕循循雅鏘不呂
長自多臨局若無意遇敵若不知敵虛而必告呂實
處勝而若不爭意閒閑笑傲自適宵次飭朕局若
澄波心如皓月機先而預定神動而天隨客往而不
追敵來而順應因是而知其斂乎斂矣說者呂奕喻
兵余則謂奕可類禪益處乎不動而運乎動者也余
固謂子振之奕呂道而進乎技也余觀子振非獨技

而其人亦朕老氏胥言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爭斯其品异而技亦神矣彼矜矜操刀而割者又何
呂偁哉子雖不知奕今見子振對蕭公局愧不若浮
山之對歐陽公因棋而說法也

送堅音慈公任金沙東禪寺序

金沙東禪古刹也自達觀大師重興弟子孫氏伯仲
勗其始太史王公成其終先得浪崖耀公任持莊嚴
畢備乃聯諸同志結青蓮社背誦妙法粵經遵戒定
慧三學呂爲梵行不數年而能誦者三十餘人往耀
公與諸檀越特建佛種坐迎子休老丙辰冬子東遊

而來睹其規矩雅肅安居精潔四吏豐美人境俱佳
爲末汰一最勝道場也讚嘆久之予了達大師末後
因緣卽投老匡山耀公涕泣留之未能也及予入山
之二季耀公呂障緣太一時檀越皆呈子令人呂至
之居無何堅音慈公至一衆歡喜懇請公初呂歸宗
爲家山未妥乃還安置今應命往過別五乳予喜而
謂之曰大哉法界呂緣起爲宗也故一切諸法皆緣
一心之所建立佛土淨穢隨心感變而成甞亦呂之
是呂吾佛丐菩提場初成正覺其地堅固金剛所成
謂呂金剛心之所感結故菩薩修行必呂此心而爲

行本所言金剛心者卽梵網所說金剛寶戒名爲諸
佛心地法門故命千百億釋迦流傳此法所謂爲一
大吏因緣出現世間益特傳此金剛戒耳惟此一戒
爲成佛之緣故曰佛種從緣起吾徒爲佛子者苟不
遵此戒則凡所建立世出世法皆不成就呂無根本
故耳卽此社規遵三學之制三藏之中經宗法筭律
宗梵網論宗起信是則此三者最上一乘發明一心
之旨成佛之要無出此者乃目苒現成公案也公今
往矣若秉佛心而爲住持卽其地爲金剛所成身心
宋狀是爲入如來室若呂法筭爲佛種子則一瞻一

禮舉手低頭皆爲妙行則一切因緣無非佛衷了無
疲厭若呂智焰一心了達無明則煩惱不生諸障自
息日用頭頭皆真解脫且公繫持行願普門二品呂
專淨業苟呂大悲爲心則普視同體冤親等觀了無
人我之相若呂普賢爲行則捐捨身命呂供大衆滴
水普沾何有一己之私若呂大圓覺爲我伽藍十方
聚會箇箇無爲又何有于孫之業公呂如是任如
是持如是安居則當下轉穢成淨三學圓亏一心萬
行成亏一念所謂佛子任此地卽是佛受用常在亏
其中經行及坐臥如此則不負檀那亦不負自己出

世一大因緣也當呂此語揭之佛種堂未必不爲廣
長舌相

送無言道公任持少林序

世尊出印土踞靈山呂優盜羅鸞爲菩提種子旣達
磨呂震旦少林爲菩提初地十方無盡法流源源從
此而出其如派多而源混故我雪庭大師總衆流而
歸之其心大矣厥功懋哉自是當家種草代代而生
呂不生者世其業無言道公承二十五世幻休潤大
師法流令人天推擁而任持其家諸大比丘刹利宰
官居士衆皆歡喜讚歎予來自東方那羅延堀亦隨

喜合拿而言曰佛未出世祖未鹵來現成家業人人具足由其具足而不知故黃面碧眼忍俊不禁特地出身爲人說破靈山百萬衆傳燈千百都皆一喚回頭頓知本有此則知之一字衆妙之門矣噫佛祖元無實汰與人豈期人人病眼空等且又邀等結果佛祖之心狀哉此則知之一字衆禍之門也吾人若不重捨金匱何呂世其家業墜乎難矣狀佛祖呂汰界爲家大地爲業虛空爲量若不立一塵則不能現身若立一塵則不能度生今公呂赤身而全荷其業搜百川而歸源豈易哉公且行矣諦聽諦聽善惡念

之若不立一塵則負佛祖若立一塵則非佛祖所呂聖公者公其勉諸

送仰崖慶講王画諸祖道影序

咎世尊居忉利三月優闡王恩之不已乃命工者持旃檀香往刻其偽鷺子慮衆工凡品無足盡其妙好遂呂神力化三十二人各注一相相成請歸王城觀者與生佛等及世尊從天宮來乃拜之曰吾滅後賴爾度生無量其像亦垂手而舍之故凡雕刻彩画種種莊嚴徧十方界者皆自旃檀始噫夫豈佛狀哉吾意諸祖皆同一身一智慧力無畏亦狀故曰心如工

夢遊卷一
畫師画出諸形偽夫形偽可画而神通妙用及度生
更業又安得而画之哉居常闕狀及讀達師述丁生
画諸祖道影序并送慶公求画是知神通妙用度生
更業皆不離一毫端三昧耳嗟乎鶯子極盡神力已
多人而方成一偽今丁生已無伦妙力從一手而現
多身慶公亏一念頃圓成度生更業而達師一彈指
間頓使汰身彌布如雲起寒空影羅秋水如斯妙用
乃汰爾神通如是耶抑因緣會合而狀耶觀者儻能
覲面不疑始信各各當人自性本來具足如此也公
行矣無倦繁典藉使亏一身復現多身將逼冥虛空

炎流大地又不離丁生一毫端公其持此爲我告之

賀僧錄左善世超如應公任持大慈壽寺序

聖天子臨御之初季正冲 太上母憂勤鞠育惟

祖宗社稷天下重器所寄思無已上疇厚惠下福蒼
生乃薄供養損膳羞出其敢建大慈壽寺將賴三審
弘護舍庇窮壤寺成選古風消和尚爲任持居三季
謙世上命其孫本在授僧錄左善世繼其寺吏在師
任吏十二季上祝 萬壽下接四來無狀朝莫卽慈
雲沍雨徧滿寰區無不從此流出而師抒忠效力竭
躬盡瘁已吏煩務劇致形勞神枯四大交病卽臞狀

骨立猶不忍弃吏逢觀禪師隨緣過慈壽見而驚曰
公何爲至此哉吾人固重呂忘身爲泐其如生歟大
吏何師潛狀泣數行下曰枉非戀戀浮名第念 聖
恩隆重香火無託故苟延耳禪師因問孰堪荷寺吏
者師卽舉其弟子監寺圓應禪師請見乃大喜曰是
豈棄願力而來者耶令解衣盤礴如九方相馬云此
足當千里矣卒胥此見願復何慮師聞已判狀自泐
明日卽呂其吏奏 聖母可之旨下大宗伯檄應仍
授僧錄左善世爲第三代任持諸名山大知識各各
聞而歡喜屬不佞讚歎之曰惟吾佛世尊呂泐界爲

家呂戒定慧爲業呂弘泐利生爲務呂慈悲喜捨爲
範呂教理行果爲綱維三學具四心圓四維張教乃
昌夫此家者呂無心而任無我而持任因緣爲進迤
順挽宐爲調伏此至人之能吏豈常人可及哉故正
泐之代四維張而泐道昌諦觀諸祖無論童耄一言
之下克紹其業像泐之世教流東土歷漢至唐代胥
其人葉葉相鮮粵果茂實且曰無果至亏末泐則秀
實希者呂教理存而行果闕綱已半弛將何呂綱維
家業榜漉人天哉今躋末泐六百餘禩矣當世尊將
涅槃時胥六萬億菩薩願亏末泐影響流通且又將

佛汰仗囑國王大臣故歷代相承惟我國家崇其教
重其人上下一體至我 聖母弘通三審超越壽代
琳宮紺宇棋布星分獨此寺爲天下大觀無盡汰藏
從此而出一切功德從此而入爲汰門之樞紐知識
之蘧蘆當其任者持大教之綱維爲四海之觀望殊
非細吏應公季甫二十卽掌監寺職山門衆務一切
引身任之不私己不憚勞不辭怨不識身之有世不
知心之有身不識不知泛應無稅所謂季童而惠者
外實而中虛忘稅類無心汎應類無我不計利害類
任緣此真任持之能吏觀禪師所偈樂願力而來者

非歟余嘗私謂在師爲舟應公爲水水之積也不厚
則負大舟也無力應公業已能負師十季有數豈不
能自負哉應公勉矣願造其真履其實爲佛真子任
持其家將此身心祝我 聖君慈壽如天如地普覆
無窮果如是則香幢影動鐘鼓聲飛堦殿橫空鈴音
鐸響晝夜無間皆廣長舌轉汰輪時也公其勉之

贈大輪端上人任持廣滄寺序

王舍城北有精舍曰廣滄乃大知識審藏和尚說
汰之處和尚初隱終南發明心印後攜其弟子雙窠
芻公輩止于此豎大汰幢人天衆集和尚據師子座

夢遊卷十一
五十一
弓公卽領住持吏接納四方名傾海內三十餘季和尚臘高八十而道風與日俱大振弓公謙幻緣忒復呂其徒端公繼山門吏都城耆耆等瑞奔上人輩咸皆歡喜乞一言呂讚嘆之耆之佛住迦毘羅國祇桓精舍其弟子千二百衆各推所尚爾乃呂長老偈空生空生問佛所住世尊乃告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不住色聲香味觸法生心且曰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果何住耶雖狀豈呂無住爲住哉抑耆佛住大光明藏與十二大士密說圓滿修多羅門乃曰呂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弓等性智此所謂住宋

滅場修无作行又豈呂有所住而住哉雖狀上人親授法亏審藏和尚和尚得法大川禪師據臨滄正令揚眉瞬目一捧一喝之間五莖齊收千門頓會人境俱奪理吏雙忘此又豈可呂王城精舍圓覺伽藍而擬議其精粗優劣耶上人果呂此法住持是將可呂續佛慧命上報國恩誠所謂佛子住持善超諸耆也耆耆耆說皆大歡喜卽持此一葉呂問訊上人人人其無謂我毘耶病夫非奪益之手也是爲序

送方山映川法師幻遊序

幻人往遊都市遇方山子亏大幻場中相與莫逆亏

心已而幻人從幻緣忒方山子卽入如幻大解脫門
依宋滅場現諸幻吏揭大藏亏菟宮受天人之妙供
幻人方避影東海據長空大谷與煙霞麋鹿爭雄方
山子聞而喜之卽杖策而來搜我亏窟髮幻人相與
把臂而遊登金剛之峰入那羅之窟棄堅固之筏泛
海印之光捫摸虛無指揮萬爲倦則鋪瑤草而臥長
林鏡則飲醍醐而飡臬棘時或鼓腹揩頤俯髀雀躍
吸鯨波而吞滄海叱大塊而噫長風直使萬竅齊鳴
殊流詭驟曾不知爾我之在乾坤朝昏之爲日月也
又何浮光幻影野馬塵埃而點太清之量哉方山子

喜而忘歸不覺兩更四序一瞬矣時則方山子蹶起
而謂幻人曰聳之不歎之鄉非蜉蝣之所擬廣漠之
野非螭螭之所知信乎顛當與子歿此耳幻緣未盡
姑捨子忒終當攜手同歸焉幻人亏徐而進之曰噫
肴是哉子作忒來之想耶嘗試觀夫片雲起而太虛
彌布纖塵舉而大地全收不分而徧則霈澤霽施不
徹而周則山岳競秀由是觀之則諸汰未嘗離亏起
立處耳子當勉矣无作忒來之想也雖朕空筭結實
瞽目之所愚水泡穿珠癡兒之所惑子其行矣試爲
彈而刮之若珠破瞽除其無忘我交臂之盟誓當與

子歿于那羅延堀

夢遊集卷十一

慈山老人夢遊集卷十一終



